因果录

印光大师　鉴定

金　昌　原辑

万　钧　重编

目 录

序一.....7

序二.....10

序三.....13

因果录.....15

寡妇惨报.....15

久哑复言.....16

一念免祸.....17

救人自救.....18

白衣神咒.....19

虔奉大士.....21

诚实获报.....22

孽报二则.....23

犬来索命.....25

倒戈炯戒.....26

为善获报.....29
诚感通灵.....30
军人现梦.....31
贪墨至败.....33
果报可畏.....36
纯孝感天.....38
双烈女记.....39
烈女复仇.....40
节妇不屈.....42
军人善报.....44
拜忏获谴.....46
不作此孽.....47
凤城逸士.....48
鬼尚恋子.....49
新娘鬼话.....50
虐儿索命.....51

隔邻牛哭.....52
善人免火.....53
梦杀二子.....54
军官索命.....55
故夫哀哭.....57
亡夫惩淫.....59
助赈消罪.....60
至孝感神.....61
沙场义士.....62
义弟寻兄.....64
义卒可敬.....67
眼前果报.....69
附体控盗.....70
见死不救.....75
念佛出险.....76
念佛免火.....76

念佛解冤.....77
念佛愈病.....78
念佛免难.....79
念佛感应.....80
囚禁解脱.....81
火不能烧.....82
被难灵感.....83
念佛逃劫.....84
劫后感言.....87
印造经像之十大利益.....89
流通善书十法.....91
民国原书版权页信息.....93
校对说明.....94

序一

因果报应者，乃人事与天理或顺或逆之影响也。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人虽至愚，断无幸灾乐祸，避吉趋凶，愿一切见闻[1]斥名唾骂，天地鬼神夺魄殛诛，及死后灵魂永堕三途恶道，受诸极苦，经百千劫，莫之能出者。然其所作所为，多皆反其所愿者，何也。由世少通人，不提倡因果报应之道，家袭陋习，唯知以自私自利相传之所致也。间有所作所为，顺乎天理，内而家庭，恪尽己分，外而交际，务益于人。以及种种善举，悉皆奉行。若恤灾赈饥，济难扶危，戒杀放生，护惜物命，持斋吃素，诵经念佛，以期自他兼利，幽显均益者，无不家门清吉，子孙兴隆，富贵尊荣，令人景仰。历观传记，凡贤哲挺生[2]，功业杰出，或道传群圣之心，或德为万民之望者，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资幽资显之懿行阴德焉。然此特[3]

[1] 见闻：底本为“见闻”，《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所载《因果录序》作“同人”。“愿一切见闻”意为“愿意让一切见到或听到的人……”。此处从“人虽至愚”至“莫之能出者”为一整句话。
[2] 挺生：挺拔生长。引喻为突出、杰出。
[3] 特：只是，仅，。

凡眼所见之绪余耳，而其人之神识，或生[4]天宫，或生[5]佛国，世间凡夫，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因果之理，大发明实维佛经，而儒教经书，亦屡宣说。若书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与洪范五福六极之说，及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6]，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但以其言简略，只说现世，及与子孙，未能详言过去现在未来，轮回六道三途之事，若不深研精思，或致当面错过。兼以俗儒每欲各竖门庭，与佛竞异，纵令知之，亦不肯提倡。致使贤者莫由树淑世善民之极功，愚者悉皆怀弱肉强食之恶念。由兹互相攻击，成千古未闻之杀劫。被杀者，人固知其可惨，而杀人者之惨，当更酷烈万倍，惜世人不能悉知悉见。其可见者，若被人杀，若灭门绝祀，乃千万分中[7]之一二耳。其在三途所受之苦，则罄竹难书矣，可不哀哉[8]。吾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即圣教昌明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尚不能普令愚民，潜息隐恶，

[4] 生：底本为“生”，《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作“上生”。
[5] 生：底本为“生”，《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作“高超”。
[6] 等：底本有“等”字，《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无“等”字。
[7] 中：底本有“中”字，《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无“中”字。
[8] 哀哉：底本为“哀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作“悲夫”。

悉使智者，大积阴功。况今世道人心，坏至其极，废弃圣经[9]，推翻伦理，邪说横流，载胥其溺[10]。有心世道者，思欲挽回狂澜，若不以因果报应为震聋发聩[11]之资，虽佛菩萨圣贤悉出于世，亦莫如之何，况其下焉者乎。金君昌[12]，有见于此，特记录近世及现时各因果事实[13]，排印流通[14]。冀人人各怀自利利人之心，以行己立立人之道。则习尚正而风俗淳淑，人祸息而天眷常临。举此竞争士类，同作羲皇上人矣[15]。因序其大意，以贡阅者。

民国十五年（1926）丙寅夏初月

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撰

[9] 圣经：圣贤所著的经典。旧指儒家经典。

[10] 载胥其溺：相继沉没。载：句首语助词，无义。胥：相。溺：落水。其：疑为“及”。语出《诗经·大雅·桑柔》：“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11] 聩：guì，眼瞎，目无精。清·叶燮《原诗》：“其余非戾则腐，如聋如聩不少。”“震聋发聩”意为“使耳聋者能够听到，使失明者能够看见”，比喻某种言论或行动具有使人警醒的力量。近代以来，常被人误写成“振聋发聩”（聩：kuì，耳聋）。

[12] 金君昌：底本为“金君昌”，《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作“无锡金居士昌”。

[13] 实：底本有“实”字，《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无“实”字。

[14] 流通：底本作“流通”，《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作“流布”。

[15] 矣：底本有“矣”字，《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无“矣”字。羲皇上人：伏羲氏之前的人，太古时代的人。比喻无忧无虑，心无俗念，生活闲适的人。晋·陶渊明《与子俨等书》：“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序二

因果之说，非惟[16]佛氏言之。中国古昔圣贤，垂教劝善，经籍具载，屡示斯旨。欧西哲学家辨析事理，考求现象变化当然之果，必有夙昔潜伏已然之因，亦不外于因果之义。科学家申明自然界物理之则例，应用于物质文明事业者，亦必根本于物理因果律而推断之。但或言一事一物之因果，或言通于三世偏于众生之因果，范围有广狭，时间有延促之殊耳。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与往来于六道轮回，其因果之理同也。而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知各有限，故能信于事物显著之因果，而不能无疑于三世之轮回，安足怪乎。庸俗之流，大都务于浅近，不特三世因果非所问，即其一生自为计者，亦图取快一时，鲜恤其后，荡检逾闲[17]，灾身败家，不知惜也。其稍知自好者，夙闻圣贤之教，亦懔于善恶之戒，修德励行，顾[18]于三世因果之说，则以为佛氏诱人为善方便之权说，神

[16] 惟：同“唯”，后同。
[17] 荡检逾闲：形容行为放荡，不守礼法。逾、荡：超越。闲、检：指规矩、法度。
[18] 顾：但，然而。

道设教，未必实然。此实大谬。不知凡夫不昧夙因，知前世事者，时有其人。罗汉仙人，具六通者，均悟宿命，矧[19]佛以大觉，自能广见一切众生历劫轮回之情状，而垂示诰诫，宁有诳语为教者乎。妄事谤佛，自招罪孽，何损于理之真乎。又或贤智之过，喜谈禅理，亦以无因果自诩高明。不知佛祖谈禅，遮拨一切，意在去执，譬药治病，权而非实。无病而药，岂非颠狂，误权是实，反生邪执。果其湛深[20]禅定，心性空明，尚能迷复不远，豁悟有期。否则妄持断见，不信因果，炫弄狂慧，善逞机锋，终亦难逃因果之报，无以自拔于轮回。善乎，华严之言因果也，曰，因该果海，果澈[21]因源，义为最深矣。因之与果，一而二，二而一也，如形之影，如响于声。金君昌，为欲坚世人之信念，而慎于善恶之因也，辑近所见闻，并取前人记述，为因果录一编，简要有法，有益于世道人心者至巨。今当世界劫运，天灾人祸，累见叠出，仁智之士，或不吝财施，或力图拯救，焦头烂额，虽亦有救急之功，而尤在昌明因果之说，曲突徙薪[22]，方为

[19] 矧：shěn，何况，况且。
[20] 湛深：深湛，精深。
[21] 澈：同“彻”。
[22] 曲突徙薪：把烟囱改建成弯的，把灶旁的柴草搬走。比喻消除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上策，则金君此书，固救时之良药也。余钦金君法施之仁，并陈因果之义，为世之疑而未信者劝焉。

婺源江谦[23]谨序

的因素，防患于未然。出自《汉书·霍光传》。曲：弯曲。突：烟囱。徙：迁移。薪：柴火。

[23] 江谦（1876—1942），字易园，号阳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1902 年，张謇在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邀请江谦任教，先是担任监理，1914 年担任校长；同年，江谦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三育并举”。1919 年，因病辞职。后定居南通。晚年信佛，提倡净土法门，与印光大师交往密切。后因迷于扶乩，印光大师劝说无效，遂无往来。

序三

佛言，众生怕果，菩萨怕因。盖今日所得之果，皆前日所种之因。常人不能察微知著，故当其种因之时，恒不之觉，及乎果来，则又欲避之而不得。况既种是因，必获是果，容有迟早，而卒无幸免。小之为境遇亨否，大之为浮沉生死，皆一因果之往复循环，自无始迄无终，不登彼岸，总在是因果之中而已。菩萨怕因，盖惟绝因之原[24]，乃能逃果之例耳，彼众生乌足以知之。虽然，众生不能出乎因果之公例，亦惟有慎乎其所种之因而已。儒家之言曰，忠恕违道不远。释之者曰，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毋亦以忠与恕为之种子，则所获之果，当不甚远于道耳。金子昌采辑所闻故事，并选取前人记述，为因果录一书，将以劝善惩恶，纳斯民于轨物[25]，甚盛意也。属[26]序于余，为撮取因果之说以报之。阅是书者，亦慎乎其所种之因焉可耳。

[24] 原：同“源“。
[25] 轨物：轨范，准则。《左传·隐公五年》：“君将纳民轨物者也。”
[26] 属：同“嘱”。

乙丑（1925）闰四月俞复[27]序

[27] 俞复（1866--1931），字仲还，无锡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与吴稚晖等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二十七年（1901）参加励志学社任副会长，讲授数理化等新知识。后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无锡县民政署民政长、无锡市公所总董等职。民国六年（1917）任上海文明书局经理，并与丁福保等人发起成立“少年进德会”，出版季刊《少年进德汇编》。民国七年（1918）成立上海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

因果录

无锡金吕　原辑
无锡万钧　重编

寡妇惨报

苏浙战祸[28]，人民死于非命者，不知若干。虽曰劫运所遭，无理可言，然其中亦间有一二因果之说，传诸众口者。如浏河[29]左近，李家村，叶氏妇年将不惑，其夫早亡，生有二子，均已长成。该村时有兵扰，妇因嘱其二子，随乡人避往他处，己独居守。该妇素以胆力自恃，虽经他人再三劝之暂避，不顾也。无何，溃兵大至，四处焚掠，靡有孑遗。至妇家，搜括[30]无所获，大怒，将妇百般毒打，逼询藏银。叶妇始终忍痛不说，溃兵失望愈愤，即将其吊缚厅梁。迨溃兵去

[28] 苏浙战祸：即江浙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我国东南地区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是 1924 年 9 月 3 日—10 月 13 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为争夺上海控制权的一次重大较量，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29] 浏河：浏河镇，今属江苏省太仓市。
[30] 搜括：同“搜刮”。

后，适有邻人，返家探视，见叶妇状，即设法救下，已奄奄一息，未几即死。然该处乡邻，并不为妇悼惜，且颇有指摘[31]。据云，叶寡妇素性悍泼乖戾，曩作新妇，待姑甚虐，有时亲邻规劝，亦遭唾骂，后遂无人敢于过问。其夫未及数年，亦抑郁病逝。该妇从此虐姑更酷。姑不能堪，悬梁而死，距今仅十余年。今兹该妇之死，实与其姑自缢时相似，此亦因果之一也。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岂虚语哉。

久哑复言

江浙构兵[32]，尤以浏河遭祸为烈。华屋山邱[33]，闹市成墟，财产与生命之损失，不可以数计。有某氏子六岁而哑，于兹已十年。其父母兄弟均以是役遭不幸。哑者仅以身免，由某会救护至沪，以其疾废而无戚族，送之留养所。一夕午夜，忽失声狂呼。同室者奇之，集而视，则已能言矣。异而诘其故，曰，梦中似游故里，见尸横遍野，惨不可名。败瓦碎砖中，似有其父

[31] 指摘：指责。
[32] 构兵：交战。
[33] 山邱：同“山丘”。

母遗骸在。正凄惶间，骤有美妇人攘臂抱之，乃惊而狂呼，不觉已失其哑。次夕，哑者复梦前妇来，谓之曰，尔前世为恶讼[34]，受豪者贿，以凌[35]孤儿寡妇，故今世罚为无告[36]之孤子，且哑十年。今倍受其劫，当悟矣。愿汝此生多作[37]善果，以卜来生福焉。言讫而逝[38]。此事王一亭[39]先生目睹而说，当不虚。王并谓，哑者复言后，其语言绝类孩童，吃吃然口齿尚未清晰也。（录申报）

一念免祸

东南战争[40]，锡澄[41]两邑，蹂躏淫掠，惨无人道，然亦有一念向善者。澄邑某氏女，年已及笄[42]，颇有

[34] 讼：讼师，旧时帮人办理诉讼事务的人，今称律师。
[35] 凌：欺凌，欺负。
[36] 无告：有疾苦而无处诉说。
[37] 作：旧同“做”。后同。
[38] 逝：离开，去。
[39] 王一亭：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清末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致力于慈善事业。与印光大师等近代高僧有较多交往。1922 年爱因斯坦访华，王一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40] 东南战争：即 1924 年 9 月爆发的江浙战争。
[41] 锡：无锡。澄：江阴。
[42] 及笄：笄（jī），古代的一种簪子，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古代女

姿色，闻溃兵至，不及走避，兵已破扉入。为首者若军官，搜见女大喜，持之，拟犯以非礼。女进退无路，自知不免，惟以死力撑拒。正在气竭声嘶，一发千钧之际，该军官忽释手危坐[43]，而谓曰，尔无[44]惧，余顷间冒昧，今知罪矣。因自思光天化日之下，行此非礼。谁无妻女。我们军人，既不能保卫地方，反肆此兽行，殊失勇敢军人资格。言毕前行，未数步，忽轰然一声，有巨弹横贯墙壁而堕，几板碎飞，即该军官所坐处也。军官于是毛发森竖，默然欲去，回顾女曰，此非安乐土，速随余后，护汝至红十字会，可脱险也。女惊魂略定，综其前后情形，知所说绝非恶意，即随之出，途遇某会救去。噫，若非该军官悬崖勒马，则炮弹无情，此时已作泉下鬼矣。报施之速，可畏孰甚焉。

救人自救

东南战事发生，某兵士自前敌酣战数日后，退后方休息。途遇一妇，哭甚哀。叩其故，则曰，家在火

子年满十五岁而束发加笄，表示成年。后称女子适婚年龄为“及笄”。

[43] 危坐：端身正坐。

[44] 无：同“毋”，不要。

线，开火后，挈一女逃避。数日间，所带用费已罄。告贷无门，亦不甘为行乞儿，因将女鬻于人，得五银币以度日。今已用去其四，最后一元将去易米，孰知店伙斥为赝鼎[45]。米不可得，故乡不能返，坐以待毙，是以哭耳。兵士见妇人情词迫切，似非托辞撞骗者，怦然心动，探囊换一真银币与妇，而将其赝鼎者贮置衣袋以去。

越数日，兵士复被调赴前敌作战。战甚烈，枪林弹雨中，死无算，而彼独免于难。事后告人，谓有一弹飞来，适中腰际，着袋中赝币上，复反射而出。向使袋中无赝币者，早已洞穿脏腑，登鬼箓[46]矣。当取出中弹之赝币示人，见凹如灯窝，洵非虚语。噫，谁料易此赝币时，即作自卫之保障哉。（录申报）

白衣神咒

年来佛教昌明，研究佛学者风起云涌。此虽佛法有灵，亦因大道真传，不可磨灭。究其实，则释与儒，

[45] 赝鼎：赝品。《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雁”通“赝”）后以“赝鼎”指仿造或伪托之物。

[46] 鬼箓：阴间的簿籍。

本是同源，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其趋一也。

予岳父沈公，于年将弱冠[47]时，忽遘大病，屡濒于危，不食者几两旬，昏沉不醒，偶一索饮，进以沸汤，犹嫌不热。太岳母忧之，详询所苦，但答云，儿疾恐不起矣。适在府城隍庙，有一绿衣吏，迎谓曰，此处缺办事判官，速司厥职，当以文簿交付。儿告以尚有母在，不能应命。吏复曰，此亦有数，待汝已二十年矣。儿当时勉强依从，今乘隙逃回告别，尚须速去，云云。言毕，复昏沉如死，惟身体未冷耳。

太岳母素信佛，闻言惨痛，无法挽救，只有跪求佛佑，发愿虔诵白衣咒一昼夜，复时时且诵且抚摩病体。至末次抚摩时，岳父忽睁目唤母，并云，适在府殿檐下，见一白衣长人，戴白斗蓬，自空而下，面如满月，身齐殿脊。儿不觉仰视，长人举袖一挥，将儿笼入袖中，殊嫌气闷，而欲出不得，但觉肢体摇荡。儿极力翻腾，始行堕地。此时遍体畅快，犹疑是此长人抚摩，乃吾母耶。太岳母闻而喜慰，益感谢菩萨，慈悲无已。嗣后不复昏沉，调理数月，体气益壮。

[47]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但体还未壮，所以称作弱冠。后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

先是岳父于未病前，每几谏太岳母佞[48]佛，以为虚妄，而近乎异端。至是，太岳母始诘之曰，因汝不信佛菩萨，且有污蔑之言，故菩萨显灵，以坚汝之信仰，今后切勿再蹈前番罪过也。汝可检取经卷，所传之大士金容，默较救汝之白衣长人，形像如何，即可明晰。岳父唯唯，从此遇有进香礼佛者，不敢稍起薄念异议焉。（金梁自记）

虔奉大士

金夫人沈氏云藻，产后大病，中西医生束手无策，剧时通夜不寐，时复昏晕至数十次，气喘而大汗不止，已奄奄一息矣。予友刘君，素奉观音大士，见予窘急无策，因谓曰，佛法慈悲，大士救苦救难，灵感夙著，子若至诚求之，当必有效。予于是虔祷大士前，每日两次，将及二月，病虽减轻，而难离床动步。夫人因祷祀有灵，亦发愿，俟病愈后，虔诚供奉。忽一夜，梦见大士庄严法身，巍然矗立，旁侍二童子，传呼予名，不觉迎跪。须臾警觉，适夫人醒，述所梦亦同。

[48] 佞：沉迷于。

惟一童手执杨枝，蘸水遍洒于体，为稍异耳。犹忆仙童，随洒随诵，句云，起死回生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惟恐尘缘解不开，金石坚心登极乐。诵毕不见。今觉遍体清爽。予闻之喜跃，病痛或可从此脱离。嗣后病果愈。愚夫妇同感大士默佑之灵，笃信佛法广大，发愿放生茹素，忏悔前愆，修持后果，以报佛恩于万一也。（金梁自记）

诚实获报

陈君，吴县[49]人也，幼失怙恃[50]，家贫，幸有族叔某怜而养之。及长，教之读，所读均了解，敏慧过人。族叔善其敏而好学，故又送之入高小三年而卒业。乃由校长介绍，得入上海某洋行[51]练习。一日，因公务外出，行经爱多亚路，见路边有钻戒一枚，光茫[52]四射，晶莹可爱，初欲拾而未拾。因他人之物，非义勿取也。继又转念，设此戒而为歹人所见，则必拾去无

[49] 吴县：今苏州吴中区。
[50] 怙恃：父母。《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51] 洋行：旧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也指专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
[52] 茫：同“芒”。

疑。乃拾而藏之，静待失主来，以便珠还合浦[53]。约炊许，即见一粤妇至，精神恍惚，似颇懊丧，且东张西望，作寻物状。陈君趋前详询其所寻何物，粤妇答以钻戒。乃详询其形式大小状况，该妇所答一一合符，即将原物归还。失主欣喜万分，称谢不迭，愿酬以三百番。陈君曰，余岂望此区区酬报哉。设余贪财，早将钻戒质钱，岂不多于三百番乎。妇深重其义，详询住址，感谢而去。不久来书，邀其与彼夫同往新嘉坡[54]营商，陈欣然允偕。数年后，由粤人夫妇介绍，娶一妇，美而贤。今已成小康之家。族叔亦已接去。此陈君拾金不昧，获此善果也。（录申报）

孽报二则

佛家报应之说，余向以为迷信语，后见吾乡二事，恍然信之。

[53] 珠还合浦：比喻东西失而复得或人去而复回。典出《后汉书·循吏传·孟尝》。东汉时期，合浦郡（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盛产珍珠闻名海外，当地老百姓以采珠为生。贪官污吏趁机盘剥，使得珠民大肆捕捞，珠蚌产量越来越低，饿死不少人。汉顺帝刘保派孟尝担任合浦太守，他革除弊端，不准滥捕。不到一年，合浦又盛产珍珠了。

[54] 新嘉坡：新加坡。

乡有一农夫，徐其姓，子敬其名，颇勤朴。一日晚间，自田中返家，经小桥，见一蛇长数尺，横卧桥堍[55]，子敬即以耙毙之。逾一载，仲夏某日，徐忽猛击其长子。子大号，母闻之，即趋询其故。子泣而告曰，余无罪，父挞我。母怒，夺子敬杖，而子敬力持不释，叱曰，余吕五娘卧于桥堍，尔夫竟毙我，则尔子岂不应被我笞耶。余不但笞尔子，不日将死尔子也。语毕，舌醓醓[56]作伸缩状。母子大愕，亟询诸邻，知者告之。徐妻亟拈香祷于蛇王庙，无效。迨新岁，徐妻率幼子赴母家，遄[57]返，见其子血流满面，已死于地矣。子敬笑问妻曰，余言确乎。徐妻一筹莫展，含悲埋之。后十数日，子敬亦卒。

又有名项林云者，徽州人，营茶业，侨居浙之舟山。项性和蔼，行谊亦满人意。癸亥（1923）夏季，比邻张某子，名瑞方，瞥见巨石下有蛇一，乃以竿触之，蛇蠕蠕动，又力击之。蛇负痛入项林云茶栈，项见之，亟叱瑞方勿击，拟逐而释之。讵知蛇已直入茶堆中，项怒，慈心化为杀机，毙而弃于河流。翌日，

[55] 堍：tù，桥两头靠近平地的地方。
[56] 醓：tiàn，吐舌头。
[57] 遄：chuán，快，迅速。

项即不省人事，卧地作蛇游状。众亟扶至床，而项复卧地。延医治之，医亦莫知其故，惟嘱人谨防而已。逾旬日，项竟卒。家有母妻子女，无以自存。项母屡求自尽，幸解救得脱。该处富绅见而怜之，集数百金，遣送回籍，方始蒇[58]事云。（录申报）

犬来索命

无锡乡民陆双喜，佣于城北某姓家。主人豢一黄犬，性警而驯，每至夜间，内外伺察，吠影吠声，防守甚严，至晓始息。不独窃贼畏之，即仆妇等辈，亦不敢夜半潜行。双喜平日本恶此犬，捶击者屡矣。而犬见双喜，辄狞目露齿作态，见他人则否。一日，双喜奉主命出外公干，归时已晚，误践犬尾，犬回首啮之。双喜大怒，觅棍狠挞之，并以足力踢犬腹。当见犬口血溢，倒地哀呼，逾日而死。主人惜之，亦无如双喜何也。未数月，双喜病，病中时作犬吠声，并以手捧腹呼痛，或时从卧床翻滚至地，辗转哀呼，如犬将死情状。主人知系犬魂报复，祝之曰，汝死虽惨，

[58] 蒇：chǎn，完成，解决。

但无人偿畜命之理，可安静无扰，当令双喜超度尔，转生人道。少顷，忽有佣妇患痰厥，犬即附其体，而诉曰，主人待我厚，甚感。我两世前，与双喜本有宿怨，后因孽重投犬。遇双喜时，已主张消释宿怨，免致纠结不已。不料双喜狠毒，使我痛楚凶亡。今已控准冥司，特来索命，不敢违冥司命也。某知其无救，即饬家人舟送回乡。后闻未旬日，双喜即狂吠数声而死。噫，前生积怨，再世未忘，相逢仍目成仇，报复无已，是即孽因恶果之明证也。

倒戈炯戒[59]

奉军军长郭松龄，素受奉张[60]知遇，并与张子学良善，所以待遇亦较他军厚。枪械精良，可以予取予求。乙丑（1925）国奉之战，郭军奉令出发。未料郭氏野心勃勃，竟班师倒戈，部队向奉天反攻。一时东省震摇，人心惶恐。

[59] 炯戒：十分明显的警戒或鉴戒。也作“炯诫”。

[60] 奉张：张作霖（1875－1928），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称奉系。奉天是沈阳旧称。奉天省是辽宁省旧称。

迨郭军兵至新民，于是晚三时许，探报柳河河冰已冻。郭令一旅军队，潜行渡河，攻其不备。被张学良军队察觉，分头迎击。郭军因甫渡河，奉军即出迎击，未及散开，竟被包围，死伤甚众。郭闻报，又亲率一旅前来接应。及临河，冰又解冻，水深丈许，不能飞渡，望洋而叹。应战之郭军见冻解，河水骤发，不能后退，援军亦阻于水，自料不能取胜，乃全体缴械归降。是役迨有天数也。

翌日张军总攻击，两军大战于新民。炮火之烈，为从来所未有。卒因郭军军心涣散，且吴俊陞率骑兵突然驰至，人马慓悍，骁勇异常，郭军遽然大创，队伍凌乱，均无斗志。倒戈者，人亦倒其戈。郭知大势已去，寻觅其妻及林参议，带同亲随十五六人，乘骡车向西南逃逸。行未数里，忽见正南沙雾弥天，郭大惊，询之难民，南方景象如何。答曰，吴大帅领兵到此，搜拿郭松龄。郭闻之失色，拨转骡首，向西北急驰，车上人员无不骨悚。行里许，骡见骑兵百数十人，蜂拥追赶前来。郭仰天叹曰，我等死于此地矣。乃驰入村中，即苏家屯。村民尚未尽逃，胆壮者麇集[61]阜

[61] 麇（qún）集：成群聚集。

上，四处观望。郭下车曰，本人郭松龄，因战败逃避至此，后方追兵急，若能设法藏密者，事后当以百万相酬。村民有难色。郭长跪于地，百般哀恳。村民乃将郭等引入菜窖内，外面覆以柴草。未几，有骑兵驰至，谓村民曰，郭松龄入于谁家。答曰，无之。兵曰，我等确见入村未出，何得相诳。设不早献，全村老幼恐将不利。村人惧，引兵目指菜窖，于是郭等乃被捕，缚于车上，押至老达房身（村名），距新民八十里。

奉张得前敌将领电报郭氏被获，大喜欲狂，即派副官处长高金山查办，并得便宜行事。高抵该处，提郭等审讯口供后，即以次枪决，并将郭夫妇尸首载回奉天陈列，追祭姜登选，裴春生等阵亡将士英灵。数日后始行掩埋。

嗟乎。当兹世风日下，道德沦亡，恩将仇报，不若狗彘。郭氏身为军长，一日迷于权利，忘恩负义，不惜倒行逆施，曾几何时，身败名裂。世之贪权忘义者，可以鉴矣。

为善获报

信阳一役，蒋军困守孤城四十余日[62]。城中奸掠焚杀者有之，饥饿倒毙者有之，诚亘古未有之浩劫也。有某翁，忘其姓，平日好布施，济人之急，拯人之难，凡属义举，孳孳不倦。有子二，皆留学于外。二女皆碧玉年华，颇娴礼教。战事发生，一时不及走避，正在相对哭泣之时，忽有溃兵十余人破扉入，翻箱倒箧，搜刮现金。搜至密室，见二女，大喜，曳之出，欲犯以非礼。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忽中有一挂指挥刀者，状如连长，突然排众曰，速止，乌可犯此，虽神不知，鬼不觉，然天理难容。吾们因饷绌[63]，既搜人财物，已属违法，又欲行此非礼，恐不能生还家乡见父母妻女耳。况救人即是救己，处此敌军违困孤城危急之秋，性命旦夕不保，何苦贪片刻之欢，伤人名节哉。言毕，即嘱某翁及二女速避教堂，以免其他溃兵复来滋扰。

[62] 在鄂豫战争（又称国吴战争）中，吴佩孚的部队包围了盘踞于信阳城内的冯玉祥部队（即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当时驻扎信阳，由蒋世杰任师长，故又称“蒋军”）。吴佩孚军队于 1926 年 1 月 26 日至 3 月 14 日，围攻河南信阳城长达 48 天。信阳人民在这次战祸中，遭受了重大的灾难。据《重修信阳县志》记载，当时“城在围中，民如釜底，弹丸雨注，炮火星飞。或栋折而榱崩，或巢倾而卵破，或处穴而头颅碎裂，或循墙而胸腹洞穿。天寒地冻，流血成冰”。人民死伤，房屋被毁，财产损失，不可估量。

[63] 饷绌：军饷不足。

迨后蒋军降吴[64]，有一部分为鄂军收编。其形如连长者，一日翁遇于途，相对握手言欢。该连长云，那日出后，屡奉上令，出城冲锋，枪林弹雨，几濒于危，自顾无生理，置生命于度外。炮弹掠头过者十余次，然身无丝毫伤，若冥冥中有保护者。翁拱手曰，此尔之存心不苟，天佑之也，前程正未可限。因该连长军务匆忙，即日开拔至鄂，翁未能详询其姓名云。

此虽某翁平日乐善好施，所以室女受其福庇。然若该连长者，见色不乱，复能责其属下以大义，亦洵为现世界有志节之好男子也。宜其临阵安全，前程有望，天之报施，岂有爽哉。

诚感通灵

此次豫南战事，信阳人民所受之惨状，不胜殚述，但有两事颇涉奇异。

当未被兵火之前一夜，有信阳高等审判分厅书记

[64] 蒋世杰率领的国民二军十一师与围攻信阳的吴佩孚军队日夜激战，信阳始终未破。至 3 月中旬，国民二军已经溃败，信阳城内的外籍天主教牧师前来调解，告诉蒋世杰开封、郑州已失。蒋见大势已去，遂于 3 月 15 日缴械投降，退出信阳城。当时守军尚余七千，这些官兵被车运抵武汉后遣散。

官长，张君存诚，平日事佛甚谨，历久不懈。当兵火前一夕，梦有老人告之曰，明日夜中有警，然君家为善门，照旧闭门诵金刚经与大悲咒不息，当无恙也。次日火发，张君即诵金刚经咒如常。迨火将燃至其宅，风果向他转，张宅因安然无恙。此足征持诵经咒，可免灾难。佛氏所云，诚非虚语也。

又信阳鲍氏街南被焚后之次日，有某姓家之壁上，被火烧为黝黑，其上忽现有如画之军人无数，肩各荷枪，上加刺刀，身挂九龙带，上中下共三排，每排有五十四人，每十人中有一执方旗者。惜旗上字迹不甚明了，否则可资考证也。并现有大炮数门，且又有如炮台城门之式样者。其人形则须眉毕现，衣履宛然。城厢并县署军警人等闻之，群往观瞻者甚形拥挤。殆亦兵氛厉气郁结不散，有此现象欤。浩劫之来，洵非偶然，世人可不知所警惧，而消弭惨象乎。

军人现梦

王永泉在闽帮办军务时代[65]，有司令丁某，性贪

[65] 民国十二年（1923）3 月，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

而暴，王氏罪孽，多其一手构成。前年春间，王在汉阳采办大宗军械，委派该司令督同炮团长徐国亨率部前往护运，取道赣西，转运闽北。时孙传芳（即前五省联帅），周荫人（即前闽督）已在延平[66]，派队堵截，俟丁徐到延，即令缴械。徐团官兵无力抵抗，已画诺[67]遵缴矣。丁大斥徐氏怯弱，极力主战，下令开火，全团歼焉，丁亦阵亡，并波及东西溪商船五百余号。肉糜骨飞，流尸蔽港，水为之赤。适为孙传芳氏亲目所见，心滋不忍，回省立建四十九日夜水陆道场，以超度被难之兵民。当日死亡之惨可知。

丁死不久，其艳妾本福州小家女，竟与某发生恋爱。某夜睡中，梦见丁回，向妾苦诉曰，魂羁延北，贫馁交迫，屡思进省，均为滩神所阻。今冬省垣修建普度道场，当地守土神，奉冥府牒，准十方孤魂到坛听经。予与各官兵来省，惟各兵士均恨我一言主战，致遭惨死，辄用枪柄痛殴，而向予索命。尔亟宜多备楮银[68]肴饭，祀我于寝门外。我生前杀戮太酷，冥罪

师长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驻赣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为副总司令，率部队由鄂、赣进入闽境。4月，孙传芳就任福建军务督理，王永泉任军务帮办，兼兴（化）泉（州）永（春）护军使。

[66] 延平：今属福建省南平市。

[67] 画诺：旧时主管在文书上签字，表示同意。

[68] 楮银：冥币。楮：楮木的树皮是造纸的原料，后用“楮”作纸的代称。

甚重，尔须往各普度道场，为我报名超度，并多行善事，或可稍减罪障。说毕，面目模糊[69]，满身浴血，一瞥而逝[70]。翌晨告诸居停[71]主人周某，嘱代办祭品。入晚则惴惴然，恐丁魂再来，不敢熟睡。两日后即偕所欢他遁。丁魂之所要求，无人料理矣。噫，以赫赫之司令，身后欲求数锭冥银，几盂冷饭，而不可得，可见生前作恶，死后受报，丝毫不爽，良可哀也。（谛闲法师示）

贪墨[72]至败

奉天[73]锦县（即锦州）知事张某，现年四十余岁，前曾充奉天高等审判厅书记官。民国十三年（1924），军警执法处长常荫槐，任为执法处秘书长，兼军法课课长。张为人机警，多阴谋，而险狠异常，故执法处内，毒刑毕具，煅炼周纳[74]，惨无天日。人民沉冤，

[69] 糢糊：同“模糊”。
[70] 逝：离开，去。
[71] 居停：寄居之处，寄寓之所。
[72] 贪墨：贪图财利，为官贪污，不廉洁。
[73] 奉天：奉天省，辽宁省旧称。
[74] 煅炼周纳：指罗织罪名，设法使之周密而无遗漏。煅：同“煅”或“锻”。煅炼：锤炼；周纳：罗织。汉·陆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

不知凡几。而张又批判迅捷，勇于自信，故常氏倚为腹心。嗣锦县知事刘樨萍，经李景林调任直隶[75]道尹[76]，张得补此缺。到任以来，剥削地方，敲诈商民，无微不至。惟因气焰方张，商民莫敢谁何。在锦经年，囊橐[77]日充，辇[78]金入省，遍结权要，因此反以政声良好，荐闻于上。

去岁郭松龄倒戈，占据锦县。张以郭军势张甚，沈阳指日可下，欲博其欢，知郭正乏兵饷，乃往说于郭，谓锦州商民殷实，果将重要绅商，召至麾下，加以恫吓，捐款数百万元可立至。郭依法泡制[79]，果得款巨万，一半奉郭，一半入其私囊。商民因此，恨入骨髓。未几，郭败伏诛，冰山已倒，张仍不悔改。绅商忍无可忍，乃公举代表数人晋省谒张[80]，备陈张某助郭勒款，及种种贪妄不法行为。张不动生色[81]，温谕各代表，谓，据陈各节，尚系实情，应即速回，勿在省垣逗遛，到锦后，亦不必声张，我自有办法，此

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煅炼而周内之。”（“内”通“纳”）

[75] 直隶：旧省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大部与天津等地。

[76] 道尹：民国时期的省级行政长官。

[77] 囊橐（tuó）：袋子，财物。

[78] 辇：运载，运送。

[79] 泡制：同“炮制”。

[80] 张：指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当时东北地区最高权力由其掌控。

[81] 生色：表现于脸上。

刻不便明言，届时当自知之，云云。各代表疑张不肯受理，懊丧而返。盖此时张西上视军之议已定，不久即启行，拟路过锦州时亲自处理也。

嗣联军败退，张又届寿期，酬应宾客，日夜不休，此事遂以遗忘。故此次张氏西上，行抵锦州，车停片刻，即便西□[82]。及由秦皇岛回奉，行抵锦州，张亦无意下车。张知事以张大帅两次过锦，不得一谒，深以为耻，乃急遽赴站，坚求请谒。盖张在某地停车时，站上均临时戒严，断绝行人，火车附近，非着上校以上制服者，概不准擅入。张知事，身着便衣，更不准前进。张谓卫兵曰，鄙人乃锦州县知事，日前大帅过锦，未得谒见，深以为憾。此次回奉，务请转为通报。卫兵乃引之上火车，禀张大帅，谓，锦州县知事，现有要公，求见大帅。张闻之，突然忆起前事，即传见。问曰，汝即张知事乎。对曰，然。曰，闻汝善于捐款，盍亦为我捐之。对曰，民生凋敝，大帅何忍再捐。张沉思有顷，忽易严厉之态度言曰，若汝者，应枪毙。此时该知事若能委婉恳恩，或亦未始不可赦免。乃一闻枪毙二字，心胆俱丧，呆若木鸡，竟不能举一言。

[82] 底本此字模糊不清。疑为“开”（開）。

又停片刻，张乃曰，拉出去。此时该知事，已身软如泥。卫兵拖至站房附近，竟躺卧地上，不能起立。连发三弹，遂即毙命。当执行枪决时，锦州商民，遥立观看如堵，闻枪声，无不击掌称快。该知事私产，据死后调查，已达二百余万云。自此事发生后，奉省政界，为之大震。贪墨者当可知所警惕。

果报可畏

今人有一流行语曰，果报之近，莫民国若[83]，某也如何，某也如何。此在新旧界人无异词。骤闻之，似带有迷信色彩，而就事论事，亦确有几分天理存乎其中，不得谓之无稽也。其最显著而昭然若揭者，则莫如我苏[84]轰动一时之劫土[85]案，亦最近新事实中之可引为炯戒者也。当兹民德堕落时期，又此事已成铁案，道路皆知，非攻讦个人阴私者比，似与隐恶之旨无妨，兼或足以劝善乎。

有某甲者，今之劫土主犯，亦即数日前之警厅督

[83] 莫民国若：“莫若民国”的倒装句。
[84] 苏：此处指苏州。
[85] 土：烟土，指未经熬制的鸦片。

察长也，籍隶金陵[86]，先以侦探队长起家。其为侦探队长也，时在民国初元，专以诛戮民党为事，明拿暗杀，无一幸免。一时声势炙手可热，既得长官之宠任，复邀社会之时誉，炎炎隆隆，孰不知有某甲其人，而各处会场，亦莫不有某甲之大名在焉。自是居移气，养移体[87]，车服器用，宴会游戏，一惟富贵人奢侈是法。既而以入不敷出，兼复投身商界，如交易所及保险事业俱为之。又复不自知足，发生暧昧行为，残忍行为，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识者早知其无好结果也。乃竟于身任督察长期中，胆敢吓诈他省军官，及亲往四摆渡[88]劫夺烟土，遂致为人告发，被押检厅。旋经省署派员来苏讯供，还押检厅后，复牵涉多人。前日（即三月十五日）地检厅正在预审，忽奉南京孙总司令来电，命将该案解宁[89]讯究。警厅即派保安队长赵某押犯赴宁，于三月二十七日枪决。一时人言啧啧，佥[90]称恶贯满盈，果报不爽

[86] 金陵：南京。

[87] 居移气，养移体：地位和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奉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指人随着地位待遇的变化而变化。《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88] 四摆渡：苏州旧码头名。

[89] 宁：南京的简称。

[90] 佥：qiān，全，都。

云。

呜呼，杀人者人亦杀之，侮人者人亦侮之。是果报云者，不独佛家之说为然，即如左传及二十四史，若能将其事之始终本末，融贯而讲求之，亦何莫非果报也。又降而求诸物理学，试悬二球，而以手拍之，则由我手拍出者，无论距离远近，其球必仍还及我身。物理然，事理亦何莫不然，可见有因必有果，有施必有报，无[91]古今中外一也。

纯孝感天

吴江之雪滩东，有孝子焉，江其姓，厚庭其字。父早殁，母龚氏，针纫以抚。孝子就塾，常泣曰，养母，儿职也。遂废读，务农耕。得珍肴必进母，己则淡食。母病笃，勺饮不下，历三昼夜。孝子呼天哀求。母梦一神，赐以刀圭[92]，曰，怜尔子纯孝。觉一汗而瘳[93]。戊申（1908）秋，狂风撼屋，雨落倾盆，孝子

[91] 无：无论，不论。
[92] 刀圭：中药的量器名。代指药物。
[93] 瘳（chōu）：病愈。

故屋穿漏，夜半风摇摇然，急负母伏几[94]下。俄顷，前后庐舍崩颓，独孝子避所完全。纯孝感天，岂偶然哉。

双烈女记

甲子[95]（1924）八月六日，浏河[96]开战。苏军[97]漫无纪律，四乡妇女，不及逃避，被污而隐忍受辱者，何可胜数。吾今得二烈女焉。

一孀妇张爱英，年二十九，浏河北乡方家堰人。八月八日，苏军大队云集。妇家近火线，挈其子女与同居郁媪，匿地穴中。有一兵至妇家，搜索得之，逼之出，令媪治午餐，举枪谓妇曰，汝从乎。不从，毙汝命。妇不惊，亦不语，携筐伪往河畔溲米[98]。兵蹑其后。及河，纵身一跃，时潮流湍急，随波而逝。兵瞠目直视，无可如何。越五十九日，为十月七日，兵

[94] 几：几案，桌子。
[95] 甲子：底本误作“甲寅”，据史料改正。甲子八月初六，即 1924 年 9 月 4 日，时值江浙战争（苏浙战争）爆发。苏浙战争是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
[96] 浏河：浏河镇，今属江苏省太仓市。
[97] 苏军：指江苏督军齐燮元的部队。
[98] 溲米：淘米。

事平，郁媪偕里正[99]，往寻妇尸，得之老闸西渡口。尸体未腐，面如生，见者咸异之。

一陆阿弟之女，凤宝，年二十三，新塘市之柴家塘人。八月五日，苏兵前队抵塘，夜出肆掠。烈女随其义父竹香，与母挈两弟，欲往塘畔暂避。途中母弟失散，女遇二兵，将挟而奸之。女有膂力[100]，抵死抗拒。竹香匿田间，始闻女叱詈声，继闻枪声如联珠。而后兵又至，竹香遁越。二十三返塘，见女尸横塘畔，身中十八枪。呜呼，惨矣。

此二烈女者，皆乡人也，乃强暴在前，而能忍死不辱，以全洁白之身，可以动天地泣鬼神矣。予与李君颂韩等，联名具略，呈县请奖，并由李君为之立传泐石[101]，以垂久远，并慰幽魂于地下云。

烈女复仇

鄞县[102]某村，有女名柳桂仙者，于数年前，侨寓

[99] 里正：里长，旧时的乡村基层行政官职，类似于村长。
[100] 膂（lǚ）力：体力。
[101] 泐（lè）石：刻在石头上。也作“勒石”。
[102] 鄞（yín）县：宁波市鄞州区。

该处。其父不幸于前岁罹疫死，女遂与母伶仃孤苦，相依为命。顾[103]桂仙生有殊色，兼谙诗书，遐迩慕名，倩冰问字[104]者，不一其人。母因只此一女，甚为钟爱，珍若掌珠，不忍凤随鸦去，误女终身，故虽届标梅[105]，而雀屏[106]之选，终未敢草率贸然应许。

邑有徐德馨者，素无赖，横行闾里。会上元节，桂仙偕母扫墓，德馨适踏青郊外，瞥见之，讶为天仙，私计倘得一亲肌肤，则此生为不虚矣。继乃侦悉底蕴，知为流寓[107]，且已丧父，家无五尺童，孤弱伶仃，可以力胁计取，当即遣媒往说。其母知彼不德，婉言却之。德馨意沮，而念不能忘，辗转阴谋，就商于淫尼某，并许酬重金，期在必得。尼贪其利，遂设计至女家，百般殷勤，诱桂仙来庵。女以尼素与母昵[108]，不虞[109]其诈，欣然诺之。

尼俟女来，设斋置酒，匿德馨于密室中，多方劝

---

[103] 顾：而。

[104] 倩冰问字：托媒求婚。倩：qìng，请。冰：媒人。字：女子许嫁。

[105] 标梅：指女子已到结婚年龄。又作“摽梅”。《诗经·召南·摽有梅·序》：“摽有梅，男女及时也。”

[106] 雀屏：相传唐人窦毅选婿，画二孔雀于屏风上，让求婚者以箭射之，暗中约定射中眼睛者，即是女婿。唐高祖李渊射中，窦遂以女嫁之。典出《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传》。后以“雀屏”比喻选择女婿。

[107] 流寓：流落他乡居住的人，在异乡日久而定居的人。

[108] 昵：亲近。

[109] 虞：防范，防备。

醮[110]，极尽诚款，令女不疑。女本不善饮，因主人情重，不忍拒却，不觉过量，而玉山颓[111]。尼扶入密室，一任德馨横加无礼。迨女酒醒，觉己裸体，而身被男子拥抱，情知被污，愤不欲生。思索良久，以为徒死无益，必欲得当以报，乃佯谓德馨曰，侬既至此，夫复何言，惟企永矢相守，幸勿中途被弃。君果真心爱侬，请以明夜更俟于此。德馨喜不自胜，欣然允诺。女于日间即预储毒药，及夜，德馨来，女欢笑承迎，亦劝以酒，半酣置药酒中而杀之。自念身既被辱，纵获仇人以报，尚有何颜见人，继亦自戕。邻人闻之，报于官，验勘得实，遂置尼于法。嗟乎，女之智烈固可嘉，女之际遇亦可悲矣。

节妇不屈

陈村，地处群山之间，峦峰耸叠，松柏苍翠。该处人士，夙以朴实勤俭称。其间最令人生钦敬者，唯一节妇也。节妇夫范姓，名廷栋，堂上椿萱并茂[112]，

[110] 醮：jiào，饮酒干杯。
[111] 玉山颓：比喻喝酒醉倒。
[112] 椿萱并茂：比喻父母都健在。椿萱：喻父母，古称父为“椿庭”，母为“萱堂”。

世以耕读为业，家不甚丰。范乃一介寒儒，不惯守田园之乐，常欲远游异地，得扬眉吐气于当时。其妇辄劝之曰，双亲年近古稀，君若一日远游，则菽水[113]承欢，仔肩[114]谁负。先圣曰，父母在，不远游。君其知之耶。范终不听，乃买舟北上，欲觅一枝栖。后因窗友之夤缘[115]，遂投效于骑兵队中。不数月，得一司书之职。上峰见其品学兼优，诚信可靠，即擢升为书记长。收入渐丰，因而任意挥霍，日涉足于花丛[116]。然有限之精神，焉能遭此莫大之摧折，于是身体消瘦，弱不禁风，卒致吐血而死。其友某君，不忍目睹其尸骸抛弃异乡，遂捐资为之收殓，送归故里。榇[117]将临门，恶耗[118]骤闻，父抱丧明之痛，母失倚闾之望，自不待言矣。至其妻，则哀泣尤甚，自缢者再，均为邻人救活。后自悔曰，上有二老，下有孤儿，设一朝殉节，则二老何恃，孤儿何依。遂勉强支持家务，上尽孝道，下抚弱息，以为有此零丁[119]孤儿，即可慰亡人

[113] 菽水：豆与水。比喻粗劣清淡的饮食。
[114] 仔肩：负担，责任。
[115] 夤（yín）缘：攀緣上升。比喻攀附权贵。
[116] 花丛：女人群。比喻妓院。
[117] 榇：chèn，棺材。
[118] 恶耗：同“噩耗”。
[119] 零丁：同“伶仃”。

于地下也。

不料一载后，二老相继见背。族中有一无赖，窥节妇貌颇不恶，以为奇货可居，欲夺其志，吞其田产，以饱一己之私囊。范妇一柔弱女子，亦无可如何。及闻已定婚期，范妇乃将其子寄于舅家，乘夜阑人静，投河自尽，以全贞节。

按，范节妇事翁姑以孝，教子以诚，规夫以大义，不苟且以贪生，生死光明，终身不辱，其志诚可嘉矣。若其夫因不良之环境而堕落，足为一般青年之当头棒，而其族人真狗彘之不若也。

军人善报

余友陆君偶尔顾谈，述及近邻有寓公倪姓者，籍隶镇江，年方而立[120]，曾任苏州第二师（前镇守使朱熙部属）某团某连长。为人温文尔雅，性极好善，毫无时下军人积习。去年江浙战争，移驻昆山前线时，该连长遇有被拉夫役，辄善遇之，使无饥寒露宿之苦。其有老弱力不胜任者，立即释回。设有半途患病之夫

[120] 而立：三十岁。

役，即亲送其人至军医处求治，丁宁[121]嘱托而去，病痊亦即放回。平日喃喃自语曰，救人即以救己。并时以是语劝戒其部下焉。

一日，躬与冲锋，正在鼓勇前进之际，前排有人忽受炮弹倾跌，即将该连长压倒身下。正思奋然起立，一时尸积累累，不容挣扎。瞬又转败为胜，即由同伍兵卒闻尸底有声，移而出之，获庆更生。

又一日，由拉夫运送子弹，有某军官与该连长分队殿押在后。某军官辄指挥拉夫，促令速进。而该连长以是时并非紧急战争时间，每走三里，即任夫役等释肩稍憩，该队因之落后。而前队即由某军官促令不已，先四十分钟行至桥上，忽前面有一炮弹飞来，适中某军官之身而死。未几，该连长一队续至，距桥仅五六丈间，忽有杠夫呕血恳休，该连长即令释肩，而以自身补其役。上肩时，又有一炮弹正从前面飞来，方惶急间，已掠过头上而去，惟有发数茎被焦。非所谓有善心者必有善报乎。

既而该连长凯旋生回，并未语人。一日陆君有亲戚郑某仆人来，当时被拉执役，即在该连长伍中，以

[121] 丁宁，同“叮咛”。

告余友云，此系该仆目击而亲见之者。现闻该连长已升任某师营长之职，惟其家仍寓吾苏。

余所闻如是，爰录之，以告我从军者。

拜忏获谴

苏城[122]葑门外有许姓者，因故父冥庆[123]，延某殿羽士[124]拜忏三日。于忏事圆满时，有俗所谓荤散场者，斋主即以荤筵奉羽士，不知此种理由何所由来。乃许姓正款待羽士大嚼之时，忽某羽士昏晕倒地，口吐白涎，不省人事。人咸谓其醉，争以醒醒凉水等汤灌之，无效。俄而该羽士身忽跃起，席地而坐，呼斋主姓名云，我系本宅灶神。因汝虽为亡者追荐，以资冥福，然不应于功德圆满日，以荤筵供奉羽士，非特不能求冥福，反获罪谴，汝知之耶。我因念汝一片诚心，所以假口以申明。速另拜忏三日，须要虔诚清洁，不可再踏覆辙。许唯唯。并谓诸羽士曰，汝等既为人诵经，亦须至诚，况戒杀断荤，经典所载，何故自犯而获罪

[122] 苏城：苏州。
[123] 冥庆：为已故的父母做寿称为冥庆。
[124] 羽士：道士。

戾耶。言毕，某羽士即醒，问其所以然，瞠目不知。邻近闻见者，从此皆不敢以荤筵供拜忏羽士，并互相劝戒云。

不作此孽

翁常熟[125]，讳同龢，幼时，太夫人常见其额上有一明灯，以是知斯儿必有来历。一日，邻家为休妻事，捉常熟臂，恳代书契约。翁不获已，捉刀[126]焉。讵知归时，太夫人骤见其额灯忽暗，大疑，亟质问其适间何所为，而神色颓败若斯。翁思不获，旋悟书约之非，亟出谓其邻曰，适所书有误处，请复予我，待参改。邻人信之，出约。翁遂折而吞之。邻人愕然，诘所以。翁曰，恕我不能作此孽也。寻归，太夫人见其神色已复，因问故。翁详述所以。太夫人摩其顶曰，孺子厥后，幸毋尔尔。迨后状元宰相，名显勋崇，皆贤母之一言以成之也。

[125] 翁常熟：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咸丰六年（1856）中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126] 捉刀：代笔。《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曹操叫崔季珪代替自己接见匈奴来使，自己持刀立于床头，假冒侍卫。后称代人作文或顶替人做事为“捉刀”

凤城逸士

王君香山，凤城[127]逸士也，读书明大义，为有清[128]秀才。后因民国肇兴，绝意进取，携妻子遁居楼子山阳[129]。躬亲稼穑[130]，妻勤针黹[131]，衣食赖以不缺。

癸丑（1913）大饥，瓶无储粟。妻取衣件与先生，至当铺质钱。市[132]米归，途遇难民，鹄面[133]菜色卧路旁，号曰，吾今不食数日矣，且有七旬老母在堂，恳垂救焉。先生恻然，与之米，赤手归以告其妻。妻曰，吾今自顾不暇，其何以济人。先生慨然曰，古人见人之寒，犹己之寒。见人之饥，犹己之饥。吾仅一日不食耳，彼与其母则数日不餐矣。以急求缓，彼之情也。以缓济急，我之责也。缓急相济，道也。我得行之，不亦快乎。其妻默然。适妻兄至，遂得济。

先生今年七十，精神矍铄，其妻亦健在，子孙贤孝，家道渐丰，乡里师尊之，远近称颂焉。

---

[127] 凤城：今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
[128] 有清：清代。有：词缀，用在某些朝代名称的前面，无实意。
[129] 楼子山阳：楼子山的南面。楼子山，位于辽宁省喀左县。
[130] 稼穑（sè）：春耕为稼，秋收为穑，即播种与收获，泛指农业劳动。
[131] 针黹（zhǐ）：缝纫、刺绣等工作。也作“针指”。
[132] 市：购买。
[133] 鹄（hú）面：形容因饥饿而憔悴瘦弱的面容。

鬼尚恋子

歙县[134]洪君健斋之弟，娶妇某氏，生一子而亡。阅数月，鸾胶[135]重续，贺者满堂。其弟方陪客饮，突有房中一婢，无故仆于地。比扶之起，则口中刺刺不休，听之皆前妻语。骇而问之，则曰，吾不幸早亡，渠续娶亦常事，惟吾因恋吾子，殁后魂不出此屋一步。今有新妇在，吾不便同居，可于楼上洒扫一室，移吾主[136]其中，则彼既无杂处之嫌，吾亦获照应之便，斯两得之矣。如其言，扫除既毕，洪君之弟奉其主，执香前导，复令数人掖其婢登楼。甫上楼，其婢已如梦醒，叩之，茫然不知也。吁，异矣。

夫父母之于子，何所不至，然未有既殁而若斯之眷眷者。虽似不免于痴，要不可谓非人情也。母子之天性既生死不移，而为子者，讵可淡然处之，不思所以妥其先灵哉。

---

[134] 歙（shè）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

[135] 鸾胶：据《海内十洲记·凤麟洲》载，西海中有凤麟洲，多仙家，煮凤喙麟角合煎作膏，能续弓弩已断之弦，名续弦胶，亦称"鸾胶"。后多用以比喻男子丧妻后续娶后妻。

[136] 主：旧时为死人立的牌位。

新娘鬼话

四川省议员郝少伯，于阴历七月二十日与华阳[137]罗女士结婚。是日宾客云集，颇为热闹。午刻新轿至宅，行礼交拜，扶入洞房。须臾，忽传新娘得病，延医诊治，入夜尤甚。往贺新房者，郝君均以病却之。次日午前十钟[138]，新娘云，似有人击其头。旋又云，有人与伊说话。而时女宾围绕，有问必答。少伯询云，尔是何人，来此作祟。答，我乃东乡冉梅姑娘之鬼魂也。我来借新娘之口，说我之话。少伯云，然则我往年之聘妻[139]矣。我自纳采[140]后，即出外留学，及奔驰国事，未能归娶。迨归，尔已病凶[141]。我因之守义十余年，迄今始娶，自问亦对得起尔，何必与新娘为难。答，诚对得起我，但我来一不索命，二不为祸，不过我既许字[142]于君，而君久游不归，知[143]我抑郁而死，

[137] 华阳：今属四川省成都市。
[138] 十钟：十点钟。
[139] 聘妻：指已订婚而未娶的妻子。
[140] 纳采：古代婚嫁六礼中的第一礼。男方遣派媒人携带一定的礼物，向女家正式求婚。
[141] 病凶：病亡。
[142] 许字：许配，女方答应男方的求亲而订立婚约。
[143] 知：疑为“致”。

死后又孤苦无依，此来实有正当之要求，一立主[144]，二超度。且我之来，翁姑[145]同至，今坐在椅上。试想养儿一番，值此娶媳之时，未曾受君叩头，恐君不免失礼。郝云，父母怪我否。答，翁姑特来观婚礼，亦不深怪。郝指丁太太问，识此人否。答，我之亲四舅母，如何认不得。盖冉梅姑娘之母，为前清丁文诚公[146]之妹，与丁太太系姑嫂也。丁太太云，尔既是我甥女，不必在此絮谈，可到我家。女云，少伯心尚犹豫，须允许我之条件，我方能去。少伯云，俟新娘生子后，当为尔立后立主，并即延请道士为尔超度，尔可速去。冉云，须候众宾退出室外，方能举步。郝如其言，而新娘醒矣。询其所言，则竟不知。此事甚怪，特录之，以为不信神鬼者戒。

虐儿索命

无锡南雁君云，其比邻陈某继室，性凶悍，于前

[144] 主：为亡者立的牌位。
[145] 翁姑：公婆。
[146] 丁文诚公：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晚清名臣，淮军名将，曾任江海关监督、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务。丁宝桢是晚清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去世后赠太子太保，谥“文诚”。

室所生之女，颇加凌折，常不令温饱。女才七岁，几不聊生。陈虽知之，顾有季常癖[147]，犯而不较也。近传邻妇一夕就寝时，其履无故自脱，若有人代为解之者。回首视，则黑影幢幢，往来左右，骇极晕去。及家人往救，已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呓语不止。见夫至，大声数其托孤负心之罪，并谓，此妇与吾何仇，而虐吾遗女，一至于此。冥冥中抱痛已久，不索其命，誓不干休，云云。陈某知为前妇索命，崩角[148]请罪，代为忏悔，讫无大效。今妇犹一息弥留，濒死者屡，不知能获幸免否耳。嗟乎，世之继室，虐待前妇子女者，可以戒矣。

隔邻牛哭

绍兴电灯公司经理张蓉塘，因事赴桐庐，夜寓宋庚初所设之盐栈。午夜后，忽闻隔墙一人厉声骂曰，毋再哭，当令汝行走达旦。张闻声，疑而趋视之，则

[147] 季常癖：宋·洪迈《容斋三笔·陈季常》记载，宋朝人陈慥，字季常，他的妻子柳氏脾气暴躁，醋性很大，陈很怕她。后人常用 “季常之癖”或“季常之惧”代指男人怕老婆。

[148] 崩角：《尚书·泰誓》：“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后以“崩角”代指叩首。

见一人督牛转磨焉。视牛双目泪涔涔如潮涌，喘息不已，意甚可悲。询其故，知此牛哭泣已非一次，骂之欲止其哭也。张君怜其状，不禁大有感动。因思禽兽与人，形体虽异，知觉实同，爱惜身命亦同，虽不能言，而能哀鸣。但世人不若介葛庐[149]，不能听其鸣而解其语耳。此牛之泪，殆寓有佛氏所云前生之因果乎。其家本嗜牛肉，返家，即严禁家人不再食牛肉云。（谛闲法师示）

善人免火

江君锦成，皖婺[150]江湾镇人，少务仪狄[151]之业，家世寒微。在本里设一酒号，已数十年，自晨至晚，无时得暇，终日劬劬，习劳不倦，故为店东所器重，且俭朴自持，毫无嗜好。近数年来，少有储蓄，除略备田产外，有余多行布施，如修三省通衢之大道，造千万人往来之木桥，及重建庙宇，庄严佛像等，概无

[149] 介葛庐：《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九年》载，介葛庐识牛鸣，能听懂牛说的话。介，东夷国名。葛卢，人名。
[150] 皖婺：安徽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151] 仪狄：相传夏禹时善于制酒的人。代指从事制酒行业者。

吝意，即独力成之亦筹措无辞。癸亥（1923）秋，西邻江某，世开一药店，近因主人已没[152]，由女主人雇得一伙，刁狡异常，每私运红丸[153]，害人利己。一日，命一粗伙配合硝磺，偶一不慎，为火燃烧，仅半小时，遂将全部房屋及药品货物，均付之一烬。火仍未熄，而风忽南起，已将对面之大门灼黑如炭，屋几被焚。幸鸣锣求救，村中一班劳动界，齐集斯处，有挑水者，手持水枪者，不顾焦头烂额，勇敢向前，方可得熄。江君之宅，在其东邻，毫发未损。由此可知，善者自有神护，恶者天降灾殃，自作自受，因果有凭，丝毫不爽，可不慎哉。

梦杀二子

荷属苏岛[154]西海岸，尼亚斯岛地方，有乡人某甲，生有二子，长者年已七岁，幼者年只五岁。于星期六夜，甲因他事外出，其妻乃率二子同入卧房。未几，母子三人，俱入睡乡。及夜阑时，甲自外归，入房，

[152] 没：同“殁”，去世。
[153] 旧时的一种壮阳药。
[154] 荷属苏岛：苏门答腊岛，曾为荷兰殖民地。现属印度尼西亚。

陡见床下鲜血淋漓，甚为惊异。比掀帐观察，则见被褥亦遍染鲜血，二子僵卧血堆中。携灯审视，则颈项喉管一部，各有刀伤。惟其妻仍熟睡在旁。甲即呼醒其妻，并询有何刺客入房。甲妻问询而起，答曰，不知。甲继问，何人杀死二子。妇惊起审视，悲痛欲绝。甲见状益疑，乃细诘其妻。甲妻答曰，适在梦中，见有人提刀而来，请余宰羊。余即取刀力刺其颈，二羊俱毙。不知所宰者，即二子也。言毕大哭。邻近之人，闻夜半哭声，知有事变，咸来探视，莫不酸鼻。甲于翌晨律须报警[155]，遂将甲妻拘入警署研讯。甲妻已丧二子，又拘入囹圄，致神经错乱，成为疯妇，而甲亦抱病不起。噫，佛氏所谓冤孽相报耶，亦云惨矣。按，此系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六年[156]三月间事。

军官索命

云南人赵某，向在粤省某部充军官。不知其用何手段，攫得西纸[157]约十万，将西纸用一白铁箱，藏在

[155] 翌晨律须报警：第二天早晨，按照法律，必须报警。
[156] 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即公元 1926 年。
[157] 西纸：外币。

沙河附近。讵为同乡数人窥悉，但尚未悉藏在何处，因此群向索问，希图瓜分。一日遂约赵某往沙河游，数人竟拔出凶器，将赵指吓，谓，你若不说出藏处，必取你命。赵某自思，倘若说出，彼等见财，必不饶命。若不说出，更不获免。故宁死亦不肯实告。数人当将赵某刺毙，弃尸僻处。

讵数月后，有车夫黄某，时已入黑[158]，在沙河拖空车返大东门。甫至金桥坟附近，突有操半南北之声音，且行且向车夫告曰，吾有西纸十万，藏在沙河南方大树脚下，掘开便见。我尸亦在附近，暴露未殓者是也。但汝取款之后，须为我购棺殓尸，并赴城隍庙购买路票，将我骸骨运返云南昆明县某街某号，并给我家人若干。须要忠实为我行之，否则于汝不利。吾因无故被友刺毙，常在仇人左右，待机报仇等语。斯时该车夫闻声不见人，心极诧异。返寓后，尚犹疑信参半，乃对其同伙李某陈述此事。李忿恿之，二人遂按址前往挖掘，果掘出铁箱一个，内西纸十万零三千元。二人喜出望外，而车夫伙伴李某，斯时竟欲食鬼前言，置鬼不理。车夫曰，不可。若食前言，则吾等

[158] 入黑：黄昏，天色渐黑。

必不利也。于是乃如约送尸回滇。现该车夫等业已回粤，云，梦赵某来申谢，并提及仇人已由冥司准予提案鞫讯[159]矣。

故夫哀哭

同里有陈锦者，农家子也，十八岁娶妇，伉俪殊笃。不三年，而妇以产死，乃大恸，不食者累日，昏昏如梦魇。父忧甚，百计解之，始进餐。然形消[160]骨立，如奉倩之伤神[161]，遇事辄无意趣，如是者凡五载。

忽一日，锦与友人同游山僻静处，午后就食山家，见少妇甚丽，缟素荆布，益见妩媚，盖亦文君新寡[162]者，乃大惑，逡巡[163]不忍去。归后，梦寐见之，时时作谵语[164]。父大疑，廉[165]得其情，赂媒通辞，始而峻

159 鞫（jū）讯：审问犯人。
160 消，同“销”。
161 奉倩之伤神：荀粲，字奉倩，三国时魏国人。因妻病逝，痛悼不能已，每不哭而伤神，岁余亦死，年仅二十九岁。见《三国志．魏志．荀恽传》裴松之注（典出晋·孙盛《晋阳秋》）。
162 文君新寡：汉代富商之女卓文君，丧夫不久，与才子司马相如私奔。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后指丈夫死后不久，寡居的妇女。
163 逡（qūn）巡：徘徊。
164 谵（zhān）语：多说话，特指病中说胡话。
165 廉：查考，访查。

拒，再四乃可。于是而鳏者复有妻，寡者复有夫矣。

吉期之阅日，俗例有所谓回门者，即夫挈其妻同至岳家也。锦以妇之前夫家为岳家，故是日并至其处。盘桓既久，甫拟偕归，妇忽指壁间前夫遗影示锦，笑谓之曰，是即前此若人也。锦谛视有顷，见遗影闪忽，渐至颜面廓大，眉目攒动，既而怒视狞笑，状欲搏人。乃大惊而仆。舁[166]以归，卧床不省人事，第时时怒骂而已。声音状貌，悉肖前夫。家人惶悚，妇尤踧踖[167]不宁。其父为祷于神，并延僧礼忏以荐先祖，纷纷者殆逾月，迄无效。后许前夫冥镪[168]百万，礼忏七日，始就痊。计卧病已二月余矣。顾起床之后，调理一载，饮啖虽无异于前，筋骨瘐驰，而手不能缚鸡，足不能急行。人窃议其受祸于妇，而妇亦无恃于锦也。事亦奇哉。

嗟乎，新人欢于昨夜，故夫哭于黄泉，莫谓幽明路隔，即可恣肆。昔贤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返躬自问，己身不幸而有妇若此，愿乎不愿，思此可以猛省矣。

---

166 舁：yú，抬。

167 踧踖（cù jí）：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168 冥镪（qiǎng）：冥币。

亡夫惩淫

吾乡有某姓妇新孀[169]，即与其旧恋人双飞双宿，曾不念故夫尸骨尚温，而竟丧心寡耻如此，可谓淫之尤者矣。是日甫暮，其恋人沽酒市脯[170]，携往妇家作欢宴。膳毕，入帷共效于飞[171]。妇既无翁姑，又无子女，孑然一身，只一女佣，故无所顾忌。迨将夜半，二人忽狂呼救命。佣妇知有变，急起往视，门犹紧闭莫入。由隙窥之，男妇皆裸体，在室中团团奔转，狂呼不绝，若有人追逐然。实则舍奸夫淫妇外，无第三人也。不禁骇而却步，莫知所措。既而邻右闻声惊起，破重门而入。二人忽倒地晕厥，口吐涎沫，良久始醒，赧然无地自容。诘其故，始知二人好梦正酣时，突见故夫率数狞鬼携索至，上前捆缚。二人惊跃下蹋，竭力狂奔，糢糊[172]中似已奔至郊外，鬼类犹紧追勿舍。比众至，始退去，而不知始终未离室门一步。由是其恋人不敢再与妇亲，从此断绝关系。远近哄传，咸谓

[169] 新孀：刚刚死了丈夫。
[170] 沽酒：买酒。市脯：买肉干。
[171] 于飞：本指鸟类比翼偕飞。语出《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翙翙其羽。”（“凤皇”同“凤凰”）一般用于比喻夫妇和合，也可引喻发生男女关系（如本文）。
[172] 糢糊：同“模糊”。

淫报。吁，可畏哉。按，此系丙寅（1926）正月间事也。

助赈消罪

上海某乡有张浩仁者，平日外君子内小人，隐恶多端。其妻李氏性慈善，好布施，常规劝，其夫不听。迨其夫病殁后，其妻因见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荒灾之惨，日死千数计，甚至以人为食。李闻而悯之，将其夫身后诵经拜忏殡资，及一切无益之费，节俭百元，交与华洋义赈会散放，以期代夫消罪积福耳。

忽一夕，梦见其夫颓唐可怜，身披铁锁，拖拽而至，云，余不信汝言，至有今日，悔已晚矣。今方受完第二殿各种严刑，今再解至三殿受讯，酷刑更惨。言毕凄然。旁立狰狞可怕之解役，持棍捶打，其妻见状大恸。解役不许其夫久停，正欲分手之时，忽刹那间，有一数百级之宝塔，从空飞来，罩其亡夫身上。一切刑具，顷刻化为乌有。但见宝塔，每层发生万道白光，照耀如同白昼。塔内现出一位尊神，携其亡夫出塔，云，张浩仁生前作恶多端，均为人所不知，惟

难逃冥罚，故应在地狱受种种惨刑，受毕再投生畜道受罪。此次幸得超生，免除冥刑，皆汝妻李氏赈济灾荒，一念至诚，感动上苍，故有七百级浮屠[173]降下，以警顽愚，而示福报。汝平生无过失，速劝人为善，诸恶莫作，以修善果。吾神去矣。语毕不见。醒后毛发悚然，历忆梦境，丝毫不忘，因以此语人，并以劝世。足见赈济可以忏悔亡魂，超脱罪障。冥冥之中重实行，不务虚名，岂不信哉。

至孝感神

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陆福廷，安徽灵璧双沟镇人。家世书香，弈代[174]孝友。幼常梦在庙中经行。婚后，其母太夫人病，伊断指和药以进，病顿瘳。某夜，伊梦一姥告之曰，汝母本不久人事[175]，因汝诚心感格，延寿半载，以慰汝兄弟孝思。计自得病日起，至殁之日，凡七个月十天，与梦相符。陆于民六（1917）遇善知识，教受持观音名号，屡经战阵，

[173] 浮屠：佛塔。梵语音译。
[174] 弈代：累世。
[175] 不久人事：不久人世，活不了多久了。

化险为夷，敬信倍加增长也。（郭寅皋记）

沙场义士

此次鄂赣战役[176]，死伤不可以数计，战地居民之无辜遭殃，妻离子散者，尤堪痛心。其间老弱妇孺，遭乱兵杀害者，更所在皆有。昨有友自战地归，为余言，某姓夫妇遇义士，殊堪敬叹。爰录之以劝世。

当蒋孙[177]争胜于赣疆时，南北两军肉搏于南昌郊外，短兵相接，血肉横飞。附近居民处兹枪林弹雨之间，无异燕巢幕上，鱼游釜中，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于是四散奔逃，父不能顾其子，母不能援其女，兄不能助其弟，夫不能救其妻，一朝大难，各自分飞，哀惨之状，匪可言喻。

有某姓妇，于归[178]未久，忽惊烽烟，乃与其夫计议，偕往岳家。讵知行至中途，忽遇乱兵，拦阻去路，

[176] 鄂赣战役：指在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中，1926年8月至11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湖北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在江西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进行的一系列战役。

[177] 蒋：指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又称南军。孙：指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又称北军。

[178] 于归：指女子出嫁。语出《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幼学琼林·卷二·婚姻类》：“女嫁曰于归，男婚曰完娶。”

先将其夫两手反缚，继欲对妇强行非礼。妇婉转哀鸣，愿以一死求免，而终不蒙恩赦。回视其夫，面如土色，血泪满靨。妇睹夫状，益痛澈[179]心肺，乃大呼曰，吾头可断，吾身不可辱。泣俯夫身，不挠不屈。乱兵无如之何，行将加害于该夫妇。正在一发千钧之际，忽见一乱兵应声倒地，弹穿其胸。其一则仓皇失措，方欲返顾，一笄者[180]已近其身，持枪相向，大斥曰，何物兽奴，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行此禽兽行为，诚军中之败类也。今不死汝，何以平吾愤。砰然一声，亦毕其命。继复从容为该夫妇曰，汝等欲何行。处此荆天棘地中，危孰甚。该夫妇乃泣诉经过，泥首[181]谢相救之恩。笄者恻然悯之，护送十余里，待该夫妇达目的地，始不顾而返。自始至终，亦不露其姓氏，故人亦绝不知其何如人。说者谓为乃江湖义侠者流，然莫由知其详也。现该夫妇乱离归来，如庆再世，每一念及亡命遇险之事，辄嗟叹此笄者不已。余感而志之，诚当今之义士也。

[179] 澈：通“彻”。

[180] 笄者：头上插簪子的人。笄，古代的一种簪子，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

[181] 泥首：叩首至地而泥污额头。

义弟寻兄

友人张君，为余述其亲戚，自武昌城内获救来申，并将其弟自沪渡江，间关千里，往救兄难，卒能巧遇江边，偕与俱归。虽一语一泪，一字一血，诚有不堪卒听。而其弟之不避艰险，义薄云霄，诚为难能。兹特代为表白，以告世之薄于伦理者。

张君告余曰，亲戚范姓，昆季凡三[182]，江夏[183]人也。世代好善不倦，业茶，设肆[184]在沪，历有年矣。前年始分肆于武昌，而以大兄总其成。比年以来，尚称顺适。妻子仍居沪寓，每岁必归省一次。一家之乐，怡怡如也。不料去岁夏间，祸从天降，湘鄂构兵[185]，北军[186]接战不利，退守鄂境。武汉一夕数警，岌岌不可终日。电音中断，邮书隔阂，家中虽间日赴邮，茫然不得影响。仲弟慨然谓季弟[187]曰，兄处弱肉强食之世界，命其休矣。吾尚可安居乐业而不知救乎。促装

[182] 昆季凡三：兄弟共三人。昆季：兄弟。
[183] 江夏：原属武昌县，今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184] 肆：店铺。
[185] 湘鄂构兵：指在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中，1926 年 8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湖南与军阀赵恒惕的部队、在湖北与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进行的一系列战役。
[186] 北军：指军阀吴佩孚的部队。
[187] 仲弟：排行第二的弟弟。季弟：最小的弟弟。

就道，入与其妻别曰，不得兄，誓不返矣。妻虽泣不可仰，然大义所在，亦不阻其行。于是自沪而宁而皖而浔[188]，闻南军[189]攻下汉阳，陈刘[190]困守武昌[191]，航路中断，大惊失措。不得已，取道通城[192]，逾越险阻，蒙犯霜露，跋跻山川，馁体冻肤而不顾，血流殷足而不恤，日惟冀兄之幸脱虎口，而叙天伦之乐。徜徉道左，方在沉思，忽见一庙，入而祷焉。签句有云，沉绵兵戈际，彷徨江汉间。初似不祥，既而思之，沉绵为缠绕不休之象，彷徨为徘徊歧路之间，意者处此围城中，难以脱身，一朝有机可乘，或于江汉之涘[193]，有天缘凑合之一日乎。

时南军开始攻城，代表谈判调和，汉阳秩序渐复，只得栖息逆旅[194]，静待佳音。讵日复一日，开城之消

[188] 宁：南京。浔：九江。
[189] 南军：指国民革命军（北伐军）。
[190] 陈：直系吴佩孚部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1881-1950），时任湖北省督军。刘：北洋陆军第八师师长刘玉春（1878-1932），被吴佩孚任命为武昌城防司令。
[191] 1926 年 9 月 1 日，北伐军（国民革命军）到达到武昌城下。军阀吴佩孚部队的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和湖北督军陈嘉谟下令守军关闭武昌城全部城门，固守待援。北伐军攻城不下。武昌至此成为孤城，被围困起来。围城半个月之后，守军粮尽援绝，城内百姓更是家家断炊，外有炸弹不时落下，内有溃兵日日抢劫，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经多方谈判调停，直至 10 月 9 日晚，守军一团长打开一城门，迎接北伐军进城，围城方结束。
[192] 通城：湖北省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
[193] 涘：sì，水边。
[194] 逆旅：旅馆，客舍。

息杳然，守兵之骚动愈烈，人言藉藉，奸掠焚杀，无所不至，饿莩[195]遍地，流血成渠。吾岂将与兄永无相见之期，而悭一面之缘乎。虽然，吾得兄则偕返，不得则吾亦无意于人世，尚何家室之恋。由是餐风饮露，物色遍访，已非一日。

后闻经代表奔走调停，将大批难民开放[196]，闻讯之下，兀立江干[197]，冀得聚首。鹄候[198]终日，未见只影，想必葬身围城，万无幸理，几至放声痛哭。转念明日尚有三四批渡江，或有一线希望，亦未可知。迟明[199]即起，重到江边，越三四分钟，果有万头攒动中，见一人似曾相识，细视之，悲喜交集。一声大哥，彼方惊骇，回首一顾，视同梦寐。迨夫互道真情，不觉恸哭失声，乃偕居逆旅，翌日即作归计。九死一生，而得骨肉重逢，室家团聚，破涕为笑，亲友咸以难兄义弟目之。世之薄于伦理者有所愧矣。

[195] 饿莩（piǎo）：饿死的人。又作“饿殍”。
[196] 1926 年 9 月底，经汉口商会等慈善团体呼吁和斡旋，争取到开城门三天、让老弱妇幼出城就食的机会。
[197] 江干：江边，江岸。
[198] 鹄（hú）候：等候，恭候。
[199] 迟明：天快要亮的时候。

义卒可敬

当武昌城下，刘陈残部，以携械事，与南军又相持巷曲，散卒因是纵掠，且肆奸淫。此垂毙之人民，譬之溺于水者，恐犹不即沉灭，而又加石，其为惨甚矣。

城中某巨室，有少妇方产婴数日，家人半先逃亡，遗一丑婢侍汤食。战剧时，恒深扃[200]户室，不通问外事。及北军开城，可无虞，微启户室，而枭卒竟至。入室搜掠已，忽睹少妇偃卧，欲肆兽欲。妇哀以方免身[201]，不胜此。婢亦跪乞，愿为代，甚至泣下。枭卒不许，必妇始可。正撑拒间，又一卒至，睹状，并聆妇婢哀乞语，竟恻然曰，二哥，若妇为状良苦，合亦无欢，曷舍之。且语且牵枭卒，欲令去此。须知天下当兽性炽时，殉生命不□[202]，更何恤人言。于是而加以强抑，则益以炽其焰，则移其焰以泄愤，当者必无幸。枭欲肆欲于方免身之妇人，已自绝于人，盖兽耳。卒欲抑之勿为恶，正以速枭之噬己。果也，枭憾卒之

[200] 扃（jiōng）：上闩、关门。
[201] 免身：生孩子。
[202] 底本此字模糊不清。

阻己，出枪中卒臂，卒亦误堕刃伤枭之趾。两相搏击于地，血液糢糊，狞恶可怖。妇惊极而晕，婢亦失声大呼。

时陈刘部已溃，南军正拨队巡索街衢，闻呼声，即入察视，见枭与卒，已备莫能兴。婢经是变，神志昏瞀莫辨，睹军至，更骇，哭益厉。南军亟慰喻之，见妇晕，解佩水灌救，立缚两卒。已而妇醒，婢亦能语，询悉始末，饬两士为守，解卒于军中。固嫉枭而义卒，置枭于法。但卒亦求死，曰，吾初求免人于罪戾，不以自重于人。今二哥死矣，固当其辜。然吾求全哥者，适以死哥，吾何以对己对人，不若速死为安。初，卒与枭订为兄弟，共死生。枭之欲逞于妇，卒实激于天良，乃不得不出沮枭，自意当谅深谊而不为，不意残忍如是。今见枭之死，不无有牵于私，且憾未能卒全夙谊，而己乃蒙其誉，殊无解于共订生死之盟，故言如是。军中重其人，善解之，但卒终背人自刃死。

呜呼，伍卒多亡命，不能自保其死生于朝夕，惟求得间，以图一快，以为得极声色货利之欲，即死无憾。使非以道，训之有素，何能必其循分守己，执礼自制乎。年来国难频兴，兵劫遍域中，然全人于垂危，

不徇私而勇义，如卒之为人者，谓非佼佼乎。所惜无善用之者，以伍卒没其身，且杀身以图报称。其人诚可敬，其遇更足哀矣。

眼前果报

叶伯皋先生新自青岛归，言其公子病，特往视之。其公子在医院，闻院中看护生说一最近果报。据云，内地富室寓青岛者颇多。一日清晨，有弃私生子于路旁者。孩身系一包，裹有银钞七百元。有书云，恳求仁人君子善抚此孩，洋七百元，以为酬报。一人走过检视，见银及书，忽萌毒念，踏死其婴，携银而归。至家即以五元给其八岁之子，令其自购食物。其子喜跃，下楼，失足跌仆，脑浆迸出，立死。是人亦悔恨，以拾银杀孩事告妻。妻怒其行恶致报及其子，与之拼命，哭闹不休，街邻悉知。为警察所闻，以杀人取财，拘赴法庭云。（聂云台记）

附体控盗

纪正任上海淞沪警察厅司法科长职，已及四载。抱牍[203]为吏，初无奇案异闻之足述。乃有一事最使吾深印脑海，永不能忘者，则莫若七年（1918）二月七日，即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204]下午，水巡队解通州人夏官宝，控被盗匪在海洋劫船，戕害船主舵工二命一案是也。本案盗匪沈荣华，刘广福，钱关富三名，亦获解到案。

考斯案盗匪之就逮，系先有乡人引领通人夏官宝，至水警派出所，导至水巡队口诉盗劫害命事实。水巡队见其神识昏糊，且所控盗匪亦不知所在，电商科中，姑予追查。同时，闸北水巡队查获一船，因见舟子披裘执篙，形迹可疑，因扣留盘诘，以此报告至队。询之夏子，所言服色形貌，不无疑似。当由水巡队带同夏子，放轮至闸北分队指认。夏子瞥见，即作戟指怒目之状，口称的[205]是害命正盗，遂一并拘送总厅，例发司法科预审。

---

[203] 抱牍：掌管文件，办理公文。

[204] 二十六日：底本误作“十六日”。公元 1918 年 2 月 7 日，对应的阴历（农历）是十二月二十六日。

[205] 的：dí，的确，确实。

告发人夏官宝，面赤眼红，察其知识，若明若昧。讯之，则言，有被害之船主薛锡保，舵工张长贵二鬼，左右不离，依附体内，迫使到案控告。余先不愿，两鬼手掐[206]腰部，苦痛难禁，始依两鬼之嘱，哀求乡人导来案下。所有在庭言语，均经两鬼一一指导。称自年十八岁，通州长荫沙人，因耳聋识笨，不堪营别业，故学为海船伙。船主薛锡保，舵工张长贵，系同县人。本月二十三日（指阴历十二月），有现获之盗匪三人，假作旅客，雇舟至芦津港，言明船价洋一元。下午启行，另有赴茅津港搭客数人附舟同行。迨抵茅，搭客登岸后，驶至芦津港，天犹未晚。讵[207]该盗等云，因遗忘物件，允加给舟资，命再折回。旁晚[208]行至海洋，该盗三人，乘薛锡保伏在船首，放下水板之际，在后用铁杠猛击，踢落水内。维时犹能浮水呼救，盗等复执竹篙，在头顶刺成一孔。舵工张长贵闻声出视，亦被殴落海内。张用手攀舷求救，被一盗用舟中菜刀，砍去四指。二人皆灭顶而死。言毕，失声而泣。逾时续言，时身在舱内，即匿入船首舱底，心惴惴惧。不

[206] 掐：底本误作“掏（搯）”。
[207] 讵：jù，不料，没想到。
[208] 旁晚，同“傍晚”。

一刻，薛张二鬼，即来慰伴，嘱余闭眼，切勿声张，云，自可保命出险。后盗匪忆及舟中尚有一人，群商处置。内一盗言，此子耳聋痴愚，可于抵吴淞口时，弃诸海滨，听其逃命。吾辈抵沪，立可售船他往，料无后患。因唤余出舱，加以威吓，禁勿声张，云，敢泄漏，即以白刃加颈。余亦昏沉不知所云。后此被闭舱底，人鬼同处，不饥不渴，逾两日夜。舟达吴淞，盗等即将余掷于对岸海边。余以此身不死，急拟问程回籍，乃两鬼坚阻，掐[209]腰作痛，不得已，遂听其指引，求一乡老，导至水警，缉获盗犯，转送案下，求为冤鬼伸雪。薛张二鬼，现在堂上，依附左右两膝，为余佑护。述毕，亦作死者薛锡保，张长贵二人声口，且泣且诉，闻者凄然。云，壮年被害，心实不甘。讯以家中有无亲属，薛称，年二十九岁，有妻无子。继作张语，言，四十一岁，家无妻子，仅存一兄一侄，同为船业。兹因含冤不瞑，故附体于夏伙，求堂上伸雪，并求保护夏伙回籍各语。当以好言慰谕，誓代惩凶，遂各无语。

提讯盗犯沈荣华，刘广福，钱关富三名，讯以曾

[209] 掐：底本误作“掏（搯）”。

否闻得告发人之口诉。盗等悚然恐惧，均称自知伤天害理，既经就缚，愿早一死，以谢死者。供招始末，与前诉无讹。究其劫杀之由，因钱关富在沪，售梨膏糖为业，私识白克路某公馆女佣，拟为双栖之计，故与贩私之刘广福计议，纠合沈荣华，共同实施，致成此狱。当饬画供定谳[210]，呈明厅长，解送护军使署。

又以夏子无家可归，且神识不清，应加保卫，因赏给钱一千文，以嘉其功，饬暂留原告候审室，候军署讯毕，派探送归家中。

夏子于留置中，仍然昏睡，及晚间九句钟[211]，忽尔跃起，突作薛张二鬼之言，跪向法庭，叩首无算，以示伸谢[212]。又向夏子致谢，伏地三叩首。更予谆嘱，诫以行路之难，并云，现已安乐，无须伴佑，故拟即晚别去，归家通信。再三丁宁[213]，事竣即回故乡，勿再轻出，致受危险，云云。语竟，倏然安静。复睡片时，即起索食，清醒一如常人矣。

后两日，即备文将三盗呈送军署，奉判并处死刑，旋即伏法。而薛张之家属亦适于先两日至，称家中屡

[210] 定谳（yàn）：审判定罪。
[211] 九句钟：九点钟。
[212] 伸谢：同“申谢”。
[213] 丁宁：同“叮咛”。

感异兆，忽有乡人言及斯事，因而赶至。即并夏子，船只，交给分别带领回籍。

是案为纪正承讯，先后情形皆所目击，堪称奇绝。尤足异者，夏子清醒之后，其言词讷讷不出口，判若两人焉。设非鬼助，何能得此。办理既竣，纪正私意，以官厅缉犯惩凶，责任所在，雅[214]不愿以神鬼之说以眩于世，故于原卷记载，概行从略，深戒同人，严守秘密。迩者事为丁仲祜[215]先生所闻，谓有不可没者，嘱记其事略。先生仁者，固非出于好奇之心，迨本佛家普渡[216]之志，以使世俗知善恶果报之不爽，或亦可挽回末俗于万一云。纪正之志此，非敢好为怪力乱神之说也。（刘纪正记）

---

[214] 雅：素来，向来。

[215] 丁仲祜：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又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后潜心医学，师从赵元益，精通中西医。1909 年应两江总督举办之医科考试，获优等内科医士证书，被派往日本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办医院、疗养院，并设医学书局；1910 年创办《中西医学报》，致力于编译日文西医书，对中西医学的传播均有贡献。丁福保译述和编著的医书籍达 160 余种，涉及临床各科和基础理论各方面，其中自撰医书近 20 种。于佛学、儒学、数学、考据学等亦深有研究，编纂有《佛学大辞典》、《佛学丛书》、《医学丛书》、《进德丛书》、《文学丛书》、《说文解字诂林》、《古钱大辞典》等巨著。他整理古籍二十余年，印行多种大型图书，其名声在佛教界、学术文化界比医药界更为人所知晓。由于他的社会声望，曾先后在上海佛教医院、上海福幼院、世界提倡素食会、上海卫生教育社、中国医学杂志社、古钱学会等慈善机构和学术团体担任职务。他生前编成而未及出版的《四部总录》遗稿经其学生周云青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医药编”、“天文编”、“算学编”、“艺术编”四种。

[216] 渡：旧同“度”。

见死不救

袁慧萍云，杭州有某绸肆[217]主某翁，富于资，居宅宏敞，筑有园林。翁优游其中，南面王不易也。丙寅（1926）春，南邻失慎[218]，烈焰映天，前户已断出路，后屋旁[219]翁家之墙，呼救声声，悲惨殊甚。翁之子女欲启侧门拯之出，翁不可，曰，火为墙阻，不得延烧，倘启扉，火乘隙射入，吾家不免矣。子女不能强。移时，呼声遂寂，一家七口，葬身火窟，惨矣。

夏初，翁失足伤腿死，其子女同梦见翁至，惨然告曰，父寿不终，因见死不救，冥司拘父去，今已判入轮回，罚投猪仔。速至临安某乡赵阿保家，所育七猪，足跛者父也。子女寻至赵家，伪述梦云，乃神人指点。阿保讶曰，昨日母猪所育七猪，一折其足，邻人尚不知，汝等不远而至，能悉其详，非神指而何。乃以跛猪授翁子女，于是怀之而归，今尚豢养家中。

翁之友人某君为余道斯事甚详，今隐姓名，存隐恶扬善之旨也。

---

217 绸肆：丝绸店。
218 失慎：失火。
219 旁：古同“傍”，靠近。

念佛出险

永嘉吴璧华居士，行住坐卧，无不念佛，久之，深明经典大义。壬戌（1922）温州风灾，居士时养疴在籍。家人见风威猛烈，咸先后避至他处。居士未及行，而屋已倾倒，众皆谓居士压毙，失声痛哭。俄顷，忽闻居士念佛声。往迹[220]之，见居士埋身瓦砾，唯首外露，砖瓦木石积至数尺，后竟安然脱险。居士弘扬佛法，不遗余力，在温州设立莲池海会，各界人士，咸来入会，皆由居士劝导之诚也。居士往各学校工厂宣扬佛法，听众常数千人，闻居士所说法，莫不感动。

念佛免火

周某，居申江之吴淞镇，一家好善，信崇佛法，为本镇济生会会员。乙丑（1925）夏月某日，集同志多人，在会念佛。讵知傍午邻家失慎，延烧三小时，值南风怒号，所有草房（该镇北桥北堍沿河有草棚百余间，均为贫户客民及劳工所居），尽付一炬。迨周得

[220] 迹：搜寻，追寻。

报回家，已不可向迩[221]。时众见墙上立一老人，须发飘然，执拂指使。旋见着火之屋，往外倾覆压遏，火势因之而熄。周之居屋，得以保全，毫无损失。此诚佛慈加护，化险为夷，见者咸为感叹不置云。

念佛解冤

北通州王铁珊者，前清曾作广西藩台。其时广西土匪甚多，彼于作兵备道时，即设计剿灭其党，所杀甚多。四年前，得病甚重，一合眼即见在黑屋中，其屋甚大，又甚黑，其鬼无数，皆来逼迫，遂即惊醒。久之合眼，其境仍如是，复惊醒。三昼夜不敢合眼，其人已奄奄一息。其妻因谕之曰，你如此只么样[222]好。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吧，念佛总会好。铁珊一闻此言，遂拌命念。未久，即睡着，遂睡一大觉，了无境界可得，而病亦渐渐痊愈矣，因长斋念佛。铁珊前年与陈锡周[223]来山[224]，亲与光说耳。（录印光文钞[225]）

---

[221] 向迩：靠近。

[222] 只么样：怎么样。

[223] 陈锡周：陈性良（？—1932），字锡周，安徽无为县人。久居商政界。因其妻胡氏产前重病二十余天，念观音而愈，遂吃素念佛，夫妻一同皈依印光大师。普陀山重修多宝塔与创建道头牌坊等大工程，均由陈锡周独力经营，经费多由他承担。并

念佛愈病

病有能医者，有不能医者。能医者，外感内伤之病也。若怨业病，神仙亦不能医。念佛，便能令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善道，故怨解释而病即痊愈矣。外感内伤，念佛亦最有益，非独怨业病有益也。江易园作校长，因极力教授生徒，致用心过度，得病甚重，中西医俱无效。彼向不知佛法，江味农[226]来看，谓医既不效，则不须再医，当至心念佛，即可痊愈。易园信之，病遂痊愈，故所以极力劝人念佛耳。后回家，有一亲戚，年近七十，双目失明，易园劝彼念佛。未至一年，其目复明。今夏婺源江湾地方旱，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不七日即得大雨。一方之民，踊跃欢喜，易园遂发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共推光

多次斡旋，与政府协调，维护了普陀山道场安僧办道的环境。1926 年，陈锡周与徐蔚如居士共商组织居士团体，成立“天津佛教居士林”。在印光大师的指导下，夫妇二人精进念佛，励志精修。1923 年农历四月，胡氏端坐念佛往生，面带笑容，室有异香，次日午时入殓，顶尚温暖。1932 年，陈锡周端坐念佛而逝。徐蔚如居士接到报信后，即到陈家吊唁，见其端坐，面貌如生，手持念珠，全身柔软。

[224] 来山：来普陀山。当时印光大师住在普陀山法雨寺。

[225] 印光文钞：即《印光法师文钞》。

[226] 江味农（1872 一 1938），名忠业，号定翁，法名妙熙、胜观。江苏江宁（今属南京）人。近代著名佛教居士。与徐蔚如、蒋维乔等在北京创办了“北京刻经处”，与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上海创办了“功德林佛经流通处”。著有《金刚经讲义》，并整理谛闲法师讲述的大乘止观讲座笔记为《大乘止观述记》。一生教宗般若，行在净土。

为会长。可知念佛一法，随在何事，皆可成就。但不可念佛以求成就恶事。若欲作恶事念佛求成就，当被雷殛，恐愚人不知，故为表明。念佛之利益，古今不知有多少，今且以能见而闻者言之，当无可疑。彼谓废药念佛，坐视其人之死，试问易园用药何以不愈，念佛即得痊愈乎。然此其小利益，大利益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成佛是也。（录印光文钞）

念佛免难

兴化刘庄场念佛保节院[227]，去岁于大宗土匪抢劫全镇之时，独免于难，予尝特纪其事。近又见高居士[228]致某君书云，今春以来，屡次大军过境，居民商家皆不免于骚扰。保节院为镇上最大之屋，独免于劫。院中妇女自去秋免祸以来，知菩萨威神之力，确可依怙，

[227] 兴化刘庄场念佛保节院：1921 年，高鹤年居士以自己的三亩地和部分房屋为基础，创办刘庄贞节院（又名妇女安老净土院），历时三年竣工，专供女众修持安养。印光大师为其作《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

[228] 高居士：高鹤年（1872—1962），名恒松，字鹤年，号云溪，以字行。江苏兴化刘庄场（现属江苏大丰）人。近代著名佛教居士、慈善家、旅行家。19 岁即开始行脚，遍历国内名山，参访高僧大德，历时三十五年之久，著有《名山游访记》。积极投身赈灾救济的慈善工作，数十年不曾间断。与印光大师等近代高僧，与杨仁山、丁福保、狄楚青、王一亭等近代著名居士均有密切交往。

故每逢军队过境，功课加倍诚虔，而灵感亦确有征应。四月下旬，孙军[229]数万向北退走，内有某部沿途抢劫，本镇亦遭洗括[230]二昼夜之久，无一家一人幸免者。临行时，官兵数十人来院，叫开桥门入内，至讲经堂，居然礼拜。旋至念佛堂，见大众趺坐，静无声息，益肃然起敬，相率退出，口中念阿弥陀佛，并告高居士云，我等亦仗佛力护佑者。即去。院中除节妇外，尚有收容避难妇孺四五百人，皆得无恙。而本镇红十字会亦收容避难妇孺，办理兵灾救济者，则被抢数次云。此足见念佛为免难之妙法。

念佛感应

余父研究佛学，已将十载，近更专志净土，常住离城七八里之北茅蓬，即今之觉圣寺，以为薰[231]修之地。甲子年（1924）腊月，齐军[232]蹂躏吾邑，居民相率奔窜，余与家伯亦挈眷远避，念父甚，因往省之，

[229] 孙军：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
[230] 括：同“刮”。
[231] 薰，同“熏”。
[232] 齐军：直系军阀齐燮元的部队。

已先一日行矣。父子分散，各不相保，乱离情况，至为凄惨。余不得已，赴常所聚会之西林庵莲社中匿迹，朝夕念佛祈祷，以资感应。不数日，有人自乡来告，余父已与伯父诸弟等叙会于开化乡南方泉地方军嶂山龙寺。余闻之，不胜欣慰。至次年上元[233]，乱平，始先后返家。父为余述，在茅蓬时，曾被乱兵先后搜劫六次。有一次来搜，已在住房隔壁，此时十分危险，惟有默念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号不绝，以望护佑，而竟不及难。是则始终皆仗佛菩萨加被之力，今日再得一家团聚，其感应之理，诚不可思议也。爰追记之，以为世劝。（凌再生记）

囚禁解脱

现上海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杲炳南者，江苏邳县峄阳人，于张勋复辟之役，困居北京西城广济寺，闻念佛法门。后以世缘牵迫，到粤，在赣军李明扬部下为副官。民九（1920）春，滇军易帅，二李[234]交恶，

[233] 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
[234] 二李：指李烈钧和李根源。

杲适在羊城[235]，为武卫军马济部下捕获，指为运动民军，希图扰乱，意在诬治以邀功。审讯数次，无佐证，禁系廷尉狱。关防严，内外隔绝，亲族设法营救，莫测端倪。杲至是放下身心，惟有皈命南无阿弥陀佛而已。其父与其未婚妻，屡求探视，俱为阍者[236]所格[237]。后感动逻卒，乃谓杲曰，我可领汝亲族于窗外见之。杲颔之，仍致心念佛，忽闻觉耳边报曰，来了。杲立身凭窗，其父与其未婚妻，适面迎徐徐来。父子夫妻，相顾无语，但闻喟叹之声。盖杲所居之铁槛，在由督军署通观音山之天桥上，其下即为通衢[238]故也。杲在狱共念佛二百余万，旋释放恢复自由。（郭寅皋记）

火不能烧

前广东讨贼军师长许济，字佛航，与当代伟人许崇智[239]为昆弟行。解组后，忽悟无常，慕武林[240]山水

[235] 羊城：广州。
[236] 阍者：守门人。
[237] 格：阻止。
[238] 通衢：宽敞的大街，四通八达的道路。
[239] 许崇智（1886—1965），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240] 武林：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

之胜，徙家豹隐[241]，日写金刚般若以自娱。今秋中元[242]，伊首先皈依招贤寺耆德如幻老人，并令其子女皈依弘伞和尚，持戒修福。孔诞[243]前一日下午七时，其邻有开南腿[244]店者，不戒于火，风助火威，猛烈异常，伊宅适在下风，势将延及。当斯时也，伊家老幼惟有皈诚观世音菩萨而已。讵火忽超越而过，别邻竟兆焚如。经曰，若有持是观世昔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予于许宅之先号咷[245]而后笑信之。（郭寅皋记）

被难灵感

丙寅（1926）重阳之旦，有溃兵将舍下前后围住，撞门入。予与小儿辈避登柴楼上，然实无柴遮蔽，于是竭诚念佛名及大悲咒。匪等往来如织，并见仆妇攀

[241] 豹隐：西汉刘向 《列女传·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后以“豹隐”比喻洁身自好，隐居不仕。
[242] 中元：农历七月十五日。
[243] 孔诞：孔子诞辰。依中国传统记载，孔子诞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 551 年 9 月 28 日）。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日期有争议。
[244] 南腿：金华火腿。
[245] 号咷：同“号啕”

梯上，亦不顾。旋虏弟子彦，侄寿生，谷善，秧生四人而去。寿秧二人之母，固长斋念佛者。寿生亦生信仰，阅一日即放回。秧甫成童[246]，被虏后即念观音不离口，始终未受虐待。阅三日，匪见赎款未至，复挟所虏数人来宅，缚堂柱上，声言将焚。子彦情急，默念救苦救难观世昔菩萨，两句钟顷，缚手之索忽松，得解而逸。时尚有一匪在堂监视，竟未之见。噫，异矣。旋匪见人逃，大怒，纷入各室，翻箱倒箧，地下弃物陵乱[247]不堪，惟各佛堂内纤尘未动。卧室内如眼镜等均取去，而置同处有内子念珠一串，上缀小金牌，乃弃而未取。尤奇者，被虏四人中，惟谷善全家不信佛，且加诽谤，而此次惟善受挞最甚，且最后放。观此，固不可谓佛法无灵矣。（许止净记）

念佛逃劫

去岁十二月十一日，乃□祸蔓延广州市之日也。

[246] 成童：年龄稍大的儿童。或谓八岁以上，或谓十五岁以上，说法不一。《春秋穀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 范宁注：“成童，八岁以上。”《礼记·内则》：“成童，舞象，学射御。” 郑玄注：“成童，十五以上。” 甫成童：刚到成童的年龄。

[247] 陵乱：同“凌乱”。

余向居文德南路（即清水濠万寿宫故址），地邻第二方面军十二师部后，与李总指挥任潮[248]公馆斜对门。当□□□组织□□□政府之日，洗劫永汉南路，焚烧铺户数千家。余之左右前后皆纵火，又值四面楚歌，枪炮之声轰传耳鼓。

至十二夜，枪声顿密，弹如雨下。余以为位居三楼，流弹终可避免。殊不知至三鼓时候，守某公馆之宪兵陡变，文德东路被□军占据。然余尚未及知，偕妻陈玉卿欲就床寝息。彼至床以手按被，则沙泥盈褥，其时电线为弹所断，黑墨不可睹。急携余妻手，抱枕连毡，至厨房摊地，蜷伏一隅。余妻惊悸至不敢出声，余则取上檀息香焚之窗口，默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白衣观世音菩萨三声，然后就寝，且以被障面，复令妻同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号。眼才蔽，则喧嚷之声大起，继以大炮又至，一弹中余前墙，洞一穴。未几，又一炮穿余后墙出，其声厉甚。满室密布白烟，味臭溜黄。余以为祝融降驾[249]，遂唤余妻醒，以被捆

[248]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北伐战争期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1948 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1949 年后，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49] 祝融降驾：指失火。祝融：古代传说中的火神。

身，趋楼下以避之。方至门，一弹掠背过，中余门之锁钥，可谓险之极矣。及至地，宿于瓦滓中，自有生以来未有尝过如此之苦者。

至十三晨，□氛渐次消灭，各人惊魂稍定。步返寓所，巡视一切，则见门前铁栏花架，尽扫落街，昔日美丽灿烂之名花，皆作坠楼之绿珠矣。余不禁为之叹息不置。及入厅，则见台椅歪斜，陈设之物半皆狼籍[250]，不堪入目。惟最可喜者，余一古盆，得自南宋古冢，植水横枝[251]一，仍然在架。但此架脚已为七星半炮弹轰去其一，尚屹立如故，可见此宝物不应遭此浩劫，亦云幸矣。至房，则见梁如裂竹，将断者凡五。下洞一穴如斗大，穿楼板而过。床下获一弹，未开花者，长如尺，门脚亦得一弹，若杯大，皆未炸裂，事后悉着人送十二师部。查是役余室被炮毁，损失约数百金，然因念佛之灵，身获保全，卒逃此一场浩劫。

嗟呼，世道不古，人心如盲，苟能人人念佛，个个向善，使一般皈依如来，则他日成为正果，未可限量。况今日劫运未终，四方多难，倘能多念佛号，求

[250] 狼籍：同“狼藉”。
[251] 水横枝：栀子花。

慈云默佑，普渡[252]众生，解除一切苦厄，脱离一切灾难，登极乐之世界，享太平之幸福可耳。是为记。（何侠）

劫后感言

广州市于去年冬月十七夜□党窃发，蹂躏二日半，焚毁店户千余间，直接间接损失金钱千余万，因此事连带毙命者数千人，可谓空前之一场巨劫矣。作者有感于中，故为斯言，俾与大众共勉之。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邪而后鬼现，凡事未有无因而发者。广州市今日之一场巨劫，推原祸始，其所由来者渐矣。一般头脑简单之辈，触目惊心，咸咎□党之不仁，不知自己反省。吁，亦可慨矣。古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恶因收恶果，自然之理也。试思广州市今日之世道人心为何如乎。他且弗论，即以杀生一途而言，闲步市廛，则见牛羊豕鹿，鸡鸭鱼鳖，恣意纵杀不计外，竟屠及龟蛇猴犬。沽者既矜奇夸异，食者亦如蚁赴膻。此等忍心害理之事，正野蛮

[252] 渡：旧同“度”。

生番[253]之所为，不图于素称开化之广州见之，即此一端，既是大伤天和，足以感召灾害而有余。况兼以贫者贪婪，富者鄙吝，商贾欺诈，农工刁顽，嫖赌饮吹[254]，种种色色，无不各尽其极。长此以往，吾恐惨于此次之事，尚当层出不穷也。为将来计，不欲地方宁靖则已，如其欲也，则非人人知修十善不可。十善者何，即力戒杀，盗，淫之身三业，贪，瞋，痴之意三业，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之口四业是也。尚望当道诸公，极力提倡，以身作则，遵而行之，自然贫者安分，富者好施，内则明哲保身，外则谦和接物，品行既端方廉洁，言语亦诚实无欺。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行下效，一唱百和，不一年间，定然盗绝风清，兵气销为日月之光矣。有志之士，幸勿河汉[255]斯言。

[253] 生番：旧时对未开化民族的称谓。
[254] 吹：指抽鸦片烟。
[255] 河汉：语出《庄子·逍遥游》：“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后引申为忽视或不信任他人的话。

印造经像之十大利益[256]

（一）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灭，重者亦得转轻。

（二）常得吉神拥护，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悉皆不受。

（三）夙世怨对，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之苦。

（四）夜叉恶鬼，不能侵犯。毒蛇饿虎，不能为害。

（五）心得安慰，日无险事，夜无恶梦，颜色光泽，气力充盛，所作吉利。

（六）至心奉法，虽无希求，自然衣食丰足，家庭和睦，福寿绵长。

（七）所言所行，人天欢喜。任到何方，常为多众倾诚爱戴，恭敬礼拜。

（八）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为妇女者，报谢之日，捷转男身。

（九）永离恶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资超越，

[256] 本文原载民国原书封二。

福禄殊胜。

（十）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作大福田，获无量胜果。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直至三慧宏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印造经像，既有如此殊胜功德，故凡遇◎祝寿◎贺喜◎免灾◎祈求◎忏悔◎荐拔◎之时，皆宜欢喜施舍，努力行之。

流通善书十法[257]

一、**全施**（盖善言止劝人于一时，而善书可劝人于后世。善言只劝一二人，而善书乃可劝千万人。故施资印送者，其功甚大。）

二、**半施**（凡开刻字店，印刷局，减价印刷者，代人传送善书者，代人抄写善言者，都是与人为善之心，若能劝化得一人，其功亦居半。）

三、**祈福**（求名求利，求子求寿，皆于为善中求之，所谓自求多福是也。苟能随力印施，善与人同，所愿必遂，请尝试之。）

四、**悔罪**（已造恶业，欲为善事以补之，而苦无下手，当先印善书分送，则天地鬼神，亦未尝不鉴其回心向善之诚。）

五、**吉庆**（凡遇功名显达，丁财旺相，身体康健等事，皆由祖宗积善得来，当印送善书，教人为善，以答天地父母之恩。）

六、**馈送**（持物与人，所益于人有限，不若善书之益

[257] 本文原载民国原书扉页背面。

人为无穷，故凡送礼物时，不妨连善书同送。）

七、**邮递**（目今交通便利，可查明各省名公缙绅善士，及公共团体，旅馆等处住址，将善书由邮寄送，以广流传。）

八、**善写**（善写之家，凡遇求字法者，可集各家格言书文，并将格言书于公共场所，市街讲堂，或摘要附印于月份牌，传单之上，以期触目警心。）

九、**赞叹**（富者以财帛为施，贫者以口舌为施。倘遇亲朋宴会，乡邻聚谈，宜引善书中事赞扬叹美，以扶名教。）

十、**筵宴**（凡遇寿日及各项公宴，宜将筵资移购善书，分送戚友，既种福慧功德，又免杀生罪孽，一举而数善备焉。）

民国原书版权页信息

◀欢迎翻印▶

（因果录）

◎每千本计工料洋八十元◎

◎另售每本大洋一角◎

◎中央刻经院印行◎

中央刻经院启事

院址：北平宣武门外大街北头（西茶食胡同西口外）

本院刷印各种佛经及劝善书籍，以求挽回风俗，纠正人心。自成立以来，已出书籍二百六十余种，凡二百七八十万本，风行全国，久为阅者所称道。此外，并代流通各省刻经处之佛经，以弘法化。如蒙赐顾，不胜欢迎。另印有详细书目赠阅，函索即寄。

校对说明

本书据民国时期中央刻经院印行的《因果录》（封面标“海量精舍校本”，页眉标“无锡万氏藏版”。底本版权页未标出版时间，据序文和内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时间推算，出版时间约为 1926 年或 1927 年，最晚应不晚于 1930 年）原本为底本进行校对。有关校对中的问题，说明如下：

1.底本为繁体字，本书据底本转为简体字。有关简体字用字规范，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为标准。

2.对于底本中的通假字、异体字，以及部分字词的读音、含义、典故和历史背景等，均以脚注进行说明。

3.底本断句只用圆圈。本书添加逗号，并对底本个别断句明显错误之处进行了重新断句。

4.底本正文未分段落。为便于阅读，本书根据文义对部分篇章进行了段落划分。

5.因校对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祈阅者谅之。

6.此书无版权，免费结缘，欢迎翻印，弘扬流通，功德无量！

7.请勿将此书用于任何商业盈利用途。

2017 年 2 月 5 日完成四校